

## 資料介紹

# 大人宮翁家族譜與道壇源流考述\*

謝聰輝\*\*

## 摘要

目前對於臺灣正一派靈寶道壇的研究成果，大多著重於臺南地區，或與臺南道法有相關傳承者；對於清代所屬臺灣南路鳳山縣靈寶老道壇的傳承與道法的專門研究，仍相對不足。經過筆者多年田野調查發現，此靈寶南路區域的老道壇，大多指稱其祖先曾受教或交往過一大人宮翁姓道壇（今高雄市小港區大人宮已無道壇存在）；且核對這些老道壇目前仍保存著部分清雍正、乾隆以降古科儀抄本，的確留有一些翁姓抄手所落款題署的文字、印鈐與壇號等相關資料。終於在持續的追蹤與考察後，筆者找到了翁家道壇後人，以及流落在外的、原本存留於翁家的《翁家族譜》與 116 本清初至光復前的科儀抄本：翁姓抄手 50 本、非翁姓抄手 39 本與尚不知抄手者 27 本。以現存的資料中有款識者，最早的是清雍正 2 年（1724），抄手署名為翁定獎（1693-?）；最晚的是日據昭和庚辰年（1940）9 月翁癸本（1909-1956）。這一批珍貴的老道壇抄本史料，蘊藏著三百年來臺灣正一派靈寶道壇南路道法來源與傳承的豐富資訊，等待著我們加以解開與深入的詮釋。因此筆者藉助大陸安溪、嘉義義竹與大人宮三份翁姓祖譜，與能找到的相關翁家神主牌、日據時代戶籍，以及所有相關抄本的時間、款識和鈐記的考證；再結合泉州安溪與臺灣的田野調查，相關的歷史文獻資料探究，和現在道壇科儀抄本的詳細比對後，希望能重建部分三百年來正一派靈寶道壇南路道法的來源與傳承體系，為臺灣道教史增添新的歷史證據與研究成果。

關鍵詞：道教、鳳山縣、大人宮、正一派、靈寶道壇

\* 本文曾以〈大人宮翁家族譜與道壇源流初探〉為題，發表於 2008 年 12 月 27-28 日，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主辦的「道教經典與儀式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中承蒙李豐楙、黎志添與丸山宏等教授，提供寶貴修改意見。又筆者再利用 2009 年農曆春節南下 10 天時間，繼續追考相關線索，進一步補充與修正後寫定本文；投稿本刊後，續得到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諸多改正意見，特此一併誌謝。本文為國科會〈大人宮翁家道壇源流與影響考述〉（計畫編號：NSC98-2420-H-003-049-MY3）計畫補助研究成果之一。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副教授

來稿日期：2009 年 3 月 13 日；通過刊登：2009 年 7 月 1 日。

- 一、前言
- 二、大人宮《翁家族譜》的編纂與價值
- 三、翁家來臺定居時間推定
- 四、翁定獎款識鈐印與道壇道法來源考察
- 五、翁家道壇家族內傳承譜系推定
- 六、結論

---

## 一、前言

道教自明末開始陸續隨著移民傳入臺灣，<sup>1</sup> 由於道壇道法傳承完整，且未經過大規模限制與破壞，而成為道教科儀史上的「活傳統」，這幾乎是相關研究臺灣道教者的共識。但據筆者所見調查研究論著，對於明末清初以迄今日的臺灣道壇源流傳承發展，除了丁煌教授〈臺南世業道士陳、曾二家初探：以其家世、傳衍及文物散佚為主題略論〉一文，<sup>2</sup> 著重曾、陳兩世業道壇的傳承探討外，似乎仍未有一個完整且證據力較強的道壇史料研究個案，可以確實補足與印證這一段重要的歷史。近年來，<sup>3</sup> 筆者將田野調查研究的重心放在清屬鳳山縣<sup>4</sup> 正一派靈

---

<sup>1</sup> 據〈康熙中諸羅縣知縣季麒光覆議二十四年餉稅文〉已載：「僧道：偽額四十五名，年徵度牒銀二百兩；僧每名牒銀二兩，道士每名牒銀五兩。今奉部文內開：盛京和尚、道士，禮部題給度牒，應將臺灣僧道牒文換給，免其每年徵餉。」此「偽額」即對明鄭時期統治臺灣下諸羅縣道士名額的稱呼。參見《福建通志臺灣府》（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以下簡稱「文叢」〕第84種，1960），頁168。（本文所引臺灣史志資料，除有特別標明外，皆依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史籍自動室所製作的《臺灣文獻叢刊電子資料庫》，網址：<http://www.ith.sinica.edu.tw/data.htm>）。

<sup>2</sup> 丁煌，〈臺南世業道士陳、曾二家初探：以其家世、傳衍及文物散佚為主題略論〉，《道教學探索》3（1990年12月），頁283-357。

<sup>3</sup> 筆者曾於1997年在李豐楙教授的指導下，記錄並詮釋東港東隆宮慶成、清醮與王醮中道教科儀，請參見李豐楙主編，謝聰輝、李秀娥、謝宗榮合著，《東港迎王：東港東隆宮丁丑正科平安祭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李豐楙主編，謝聰輝、李秀娥、謝宗榮合著，《東港東隆宮醮志：丁丑年九朝慶成謝恩水火祈安清醮》（臺北：學生書局，1998）。

<sup>4</sup> 依盧德嘉纂定的《鳳山縣采訪冊》記載：「全邑凡十四里，計轄莊九百四十八處。東以南太武山與山

寶老道壇，<sup>5</sup> 經深入訪談此區域資深老道長有關其道法淵源傳承時，則大多指稱其祖先曾直接受教、交往或經再傳，而與大人宮一翁姓道壇有密切關係；且核對這些老道壇目前所保存的清雍正、乾隆以降古科儀抄本，的確留有一些不同翁姓抄手所落款題署的文字、印鈐與壇號等重要相關資料。

據筆者多年田野調查，今高高屏一帶已沒有翁姓老道壇存在，所以這一些早期科儀抄本史料的出現，引發了筆者濃厚的興趣，與考述此一翁家老道壇源流的高度期待。因為若仔細檢視臺灣正一派靈寶道壇的研究成果，大多數仍著重於臺南地區，或與臺南道法有相關傳承者；<sup>6</sup> 而對於原屬所謂靈寶道法「南路」<sup>7</sup>——即清屬鳳山縣老道壇傳承與道法的專門研究，仍相對不足。<sup>8</sup> 若能藉此翁家道壇

後分界，西以萬丹仔港與海為界，南以中港與海分界，北以南雅仙山與安平縣分界，東南以率芒西與恆春縣分界，東北以龍交灣山與生番分界，西南以西港（即旂後港）與海分界，西北以岡山溪（俗稱二層行溪）與安平縣分界。參見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文叢第 73 種，1960；1895 年原刊），甲部〈地輿·疆域〉，頁 14。

<sup>5</sup> 筆者主要訪問高雄市鼓山區蔡博懋、新興區孫源宏、小港區大林蒲吳清心、紅毛港蘇進坤，高雄縣林園鄉蔡博裕、林明冠與岡山鎮余承隆等等老道壇，且從中發現部分翁家道壇古抄本。

<sup>6</sup> 主要研究臺南地區道壇，或相關科儀道法傳承者：如 Kristofer Schipper（施舟人），*Le Fen-ten: Rituel Taoiste*《道教分燈科儀》（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75）；Kristofer Schipper（施舟人），*The Taoist Body*（臺北：南天書局，1994）；大淵忍爾編，《中國人の宗教儀礼：仏教・道教・民間信仰》（東京：福武書店，1983）；John Lagerwey（勞格文），*Taoist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and History*（New York: Macmillan, 1987）；丁煌，〈臺南世業道士陳、曾二家初探〉，頁 283-357；呂鍾寬，《臺灣的道教儀式與音樂》（臺北：學藝出版社，1994）；淺野春二，《台湾における道教儀礼の研究》（東京：笠間書院，2005）。所用的靈寶道壇例子也多以臺南為主。又，丸山宏，《道教儀礼文書の歴史的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4），除了臺南道壇外，其所著重的高雄縣永安鄉杜永昌道長道法，大體也是來自臺南的傳承。

<sup>7</sup> 臺南以南正一派靈寶道壇依內部傳統習慣，歷來大分為兩個「道士行業圈」：中間以高雄縣路竹鄉為界，向北至臺南府城屬「北路」（丸山宏稱「臺南道」）；向南至恆春地區屬「南路」（或可稱「鳳山道」，大體在清屬鳳山縣境內）。（路竹鄉除北嶺村、三爺村因接近岡山屬「南路」外，其餘皆屬「北路」。）又按李延昱（1628-1697）補編《靖海志》卷 4：「（康熙二十二年，1683）部議以臺灣番民雜處、山海要津，設總兵一員、副將二員統水陸官兵一萬鎮守之。設道官一員、一府、三縣，以統治百姓及番眾。府曰臺灣府，附郭為臺灣縣，南路為鳳山縣，北路為諸羅縣。」參見彭孫貽撰、李延昱補編，《靖海志》（文叢第 35 種，1959），頁 98。

<sup>8</sup> 南路「鳳山道」科儀道法研究部分：如 Kristofer Schipper（施舟人），〈都功の職能の關する二、三の考察〉，收於酒井忠夫主編，《道教の総合的研究》（東京：圖書刊行會，1981 三刷），頁 252-290。敘述實際在高雄縣岡山鎮所見 1963 年余信雄道長奏職儀式，並深入地譯注受錄憑證的「仙簡」和相關文書，以及上溯「籙」的歷史傳承與內涵意義。張譽薰則以自己家族——大寮鄉西公厝道士團為例，運用其所傳承清代的齋儀文檢資料，是紮實的田野調查與學理印證後深入詮釋的不錯論文。參見張譽薰，〈道教「午夜」拔度儀式之研究：以高雄縣大寮鄉西公厝道士團為例〉（嘉義：南華大學生死學系碩士論文，2003）。李豐楙教授長期研究臺灣道壇歷史、抄本史料與其齋醮科儀，關於此區域研究代表作如：李豐楙，〈王醮科儀與迎王祭典：臺南地區瘟神信仰與地方傳統的交流〉，收於黎

史料例證，深入論證清屬鳳山縣道法源流與關係，無疑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課題。

在筆者鏗而不捨的追蹤，與翁家祖先的「庇佑」及眾多道友的協助下，陸續找到了翁家後人，翁家祖譜（後稱《翁家族譜》，以區別於福建安溪的《翁氏族譜》），與一百多本翁家的清代老抄本。<sup>9</sup> 這一批珍貴的翁家道壇科儀相關抄本史料，以用途區分可包含三大類功能的經典、功訣與咒語等等抄本。第一是吉慶類：慶成醮、傳度醮、祈安清醮與祈禳王醮；第二類是拔度類的喪葬齋儀；第三類是解除類的法派祭解。而這些抄本主要由兩個來源蒐集而得：一是在今高雄縣市諸老道壇看到的少部分抄本，附表中未註明現存翁姓者皆是此類；二是原先由翁家最末一代道士借出、而被保存於王家，之後又回歸於翁家的大部分抄本。<sup>10</sup> 以現存的抄本史料中有翁姓抄手款識者，最早的是清雍正 2 年（1724），抄手署名為翁定獎（1693-?）；最晚的是日據昭和庚辰年（1940）9 月翁癸本（1909-1956）。（如附表一）

經過不斷地審視與考證這一批難得被流傳下來的早期道壇抄本，許多問題意識一直湧現出來，要解決的疑難也陸續增多；但礙於文獻仍不足徵的困境，僅能就現有的資料中繼續追考與尋求可能的答案。因此本文藉助大陸安溪、嘉義義竹<sup>11</sup>

---

志添主編，《香港及華南道教研究》（香港：中華書局，2005），頁 434-484；山田明廣，〈道教齋儀の研究〉（關西：關西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中国文学専攻博士論文，2008），第三章至第七章，比較臺南與高雄、屏東地區道教齋儀與文書的運用，尤其著重在南路部分，算是對此區域較專門的齋儀論文研究。至於對於此區域老道壇調查，除廖和桐，《臺灣道士名鑑》（雲林：道德文化出版社，1977）一書，對於個別道壇有粗略的記載外，似乎尚未有專門的研究著作出現。

<sup>9</sup> 筆者目前所見翁家道壇抄本現存狀況：翁姓抄手 50 本、非翁姓抄手 39 本，與尚不知抄手者 27 本，合計 116 本。翁姓抄手科儀經書如附表一；後二者數量較多，又非本文討論重點，留待他文討論與附錄。

<sup>10</sup> 據翁英順（1962-）回憶，其父翁國榮（1931-1994）雖也學習道士道法，但因具有地理師專業，又將重心轉移至葬儀社生意，所以當其道友王景林（1950-2006）1980 年欲奏職高功時，乃將家中所有傳承、原本封箱的道壇抄本全部借出，其內即有一百多本老抄本與《翁家族譜》。按翁國榮借出當時應不知內含《翁家族譜》，以致翁家後人一直不知有此本族譜存在。2007 年農曆除夕，這些抄本與《翁家族譜》，在筆者的參與追尋與見證下，已重回翁英順手中。

<sup>11</sup> 本文所使用大陸安溪與嘉義義竹翁家祖譜，由王秋桂教授與其專案助理翁炯慶提供，特此誌謝。東吳大學歷史研究所王秋桂講座教授，曾聯合該系與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清華大學人類學所以及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向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所申請「歷史視野中的中國地方社會比較研究：中國村落中的宗教、儀式、經濟和物質文化」研究計畫，其中有一子題即為翁姓家族從安溪原鄉遷徙至臺灣嘉義義竹的比較研究。而從大陸帶回的《清溪科榜翁氏族譜》（下簡稱《翁氏族譜》），顯示分四個時間抄錄：（1）《清溪翁氏譜·序》：嘉慶 7 年歲次壬戌（1802）葭月下浣嶺頂派裔孫元標識。（2）《清溪翁氏譜·序》：道光 17 年歲次丁酉（1837）花月雁塔派裔孫步蟾敘（3）《清溪翁氏族譜·引》：光緒 21 年歲次乙未（1895）臘月亭後派裔孫鏡波謹錄。

與大人宮三份翁姓祖譜，與找到的四戶翁家後嗣神主牌、日據時代的戶籍資料，以及所見相關抄本的時間、款識和鈐記，並結合相關的文獻資料與田野訪問。此篇論文先著重在翁家族譜的編纂、道壇可能的淵源，和家族內部道業傳承世代譜系的推定與重建等重要問題上深究；其他諸如翁家道壇的道法特色，與此行業圈區域老道壇的關係，以及所有抄本資料的考證與比對等等，留待日後進一步研究。

## 二、大人宮《翁家族譜》的編纂與價值

本題目所稱「大人宮」乃舊地名，見於《鳳山縣採訪冊》的記載，屬鳳山縣鳳山里<sup>12</sup> 六十三莊之一，<sup>13</sup> 設有社學一處，<sup>14</sup> 其境並有乾隆 12 年（1747）由吳和尚募建、光緒 9 年（1883）吳覺重修的王爺廟鳳儀宮一座，主祀溫、朱、池三王。<sup>15</sup> 日據時代屬鳳山廳、臺南廳鳳山下里（大人宮庄），大正 9 年（1920）改隸高雄州鳳山郡小港庄，今屬高雄市小港區鳳宮里。<sup>16</sup> 據以上史料，可推知「大人宮」一名，自清初康熙 23 年（1684）鳳山設縣後，應隸屬鳳山縣鳳山庄，鳳山庄改稱為鳳山里後，似始稱為「大人宮莊」，其後隸屬雖有更變，但至今土地地籍資料仍稱「大人宮段」（如高雄市政府地政處網頁資料，「土地分區使用屬性

（4）重修《清溪科榜翁氏族譜》：民國 38 年歲次己丑（1949）葭月穀旦邑人吳春輝拜撰（帶回臺灣義竹，並請邑人吳春輝協助重抄）。另有濱溪古道光 25 年（1845）抄本，載有「族訓十二條」。

<sup>12</sup> 鳳山里：據高拱乾纂輯，《臺灣府志》（文叢第 65 種，1960；1696 年原刊），卷 2〈規制志·坊里·鳳山縣〉，頁 36；陳文達編纂，《鳳山縣志》（文叢第 124 種，1961；1720 年原刊），卷 2〈規制志·坊里〉，頁 25；王瑛曾編纂，《重修鳳山縣志》（文叢第 146 種，1962；1764 年原刊），卷 3〈風土志·坊里〉，頁 50 等記載，原屬鳳山庄；又按《重修鳳山縣志》前附「縣境中界圖」，在「大林蒲庄」旁標「鳳山庄」（參見王瑛曾編纂，《重修鳳山縣志》，頁 63），而大人宮未見標於圖中。

<sup>13</sup> 盧德嘉，《鳳山縣採訪冊》，甲部〈地輿·疆域〉，頁 4-5。

<sup>14</sup> 盧德嘉，《鳳山縣採訪冊》，丁部〈規制·社學〉，頁 162。

<sup>15</sup> 盧德嘉，《鳳山縣採訪冊》，丁部〈規制·祠廟〉，頁 181。

<sup>16</sup> 此據高雄市小港區戶政事務所日據戶籍資料。又鳳山下里屬鳳山縣轄二十六里之一，參見連橫撰，《臺灣通史》（文叢第 128 種，1962；1921 年原刊），卷 5〈疆域志·坊里〉，頁 128；又在明治 34 年 11 月間，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廢縣及辦務署，全臺改置為 20 廳，原清屬鳳山里行政區域，改隸鳳山廳，其下設 3 支廳；明治 42 年，總督佐久間左馬太併全臺 20 廳為 12 廳，鳳山廳此時改轄屬於臺南廳；大正 8 年，首位文官總督田健治郎履任，改廳為州，又轄屬於高雄州鳳山郡。參見臺中縣政府編纂，《日治時期戶籍登記法律及用語編譯》（臺中：臺中縣政府，2005 年修訂版），第一章第一節〈日治時期地方行政區劃〉，頁 1-3。

資料冊」所載)。而「大人宮」名稱的由來，據訪問耆老與根據〈鳳儀宮代天府沿革史〉所得，皆稱與「王爺信仰」有關，<sup>17</sup>即以王爺與王爺廟所在而成為地名；且遲至清康熙8年（1669），大人宮境內住戶已增至四十餘戶。

本文以大人宮為名，乃基於《翁家族譜》原保存與翁家道壇抄本中的記載，以及後嗣居住所在地為主要考量。如所附錄抄本資料，翁道翔清光緒8年（1882）抄本所蓋鈐記，即已出現「大人宮德真壇」，大人宮自是其設「德真壇」之地名；又據小港區戶政日據資料，原鳳山廳鳳山下里大人宮庄時期，已有一百八十一番地（戶主翁天送，1868-1944）與三百番地（戶主翁朝慶，1843-1917）兩戶翁姓人家，<sup>18</sup>相鄰的「店仔後庄」也有一戶翁姓後人。<sup>19</sup>然訪問翁家後人與相關老道長吳清心，<sup>20</sup>皆指稱翁家先人曾先住過附近的「大橋頭庄」，但因今所見日據時期戶政資料已無「大橋頭庄」記載證實，<sup>21</sup>只能彙整相關地圖資料而畫出其位置，

<sup>17</sup> 據〈鳳儀宮代天府沿革史〉：「溯自明末熹宗天啟四年（西元一六二四年）臺灣被荷蘭竊據，當時臺灣先民度過暗無天日之生活，至順治十八年天運辛丑（西元一六六一年），鄭成功驅荷治臺後，大陸沿海移民渡臺拓墾者眾。時有福建省福州府人氏吳天年者，因屢受流寇侵擾，極思來臺定居，重建家園，惟當時心有餘而力不逮；而賊寇為患日益昌熾，吳氏乃往尋泉州之表親余大慶，共商渡臺之計，幾經擊劃磋商，於清康熙六年（西元一六六七年）歲次丁未，二人舉家遷臺。臨行之際，迎請宅中所奉朱府千歲以隨航護佑，果爾，安抵臺島，由安平港登陸，乃暫居斯邑。未幾，因人地生疏，難以謀生，遂南下至本境定居。時境域已有十餘戶住家，日常所需用品皆遠至鳳山採購，實有不便之處；余氏見狀，即於庄中經營小店鋪，販賣日常必需品。而朱府王爺自蒞境以來，神威顯赫，護境祐民，功績彰顯，信民崇奉日甚，惟境域尚無廟宇安祀。逾二載，境內住戶增至四十餘戶，同年朝廷命派七品官鄭有祝前來治理政務，其為官清廉，愛民如子，惜到任不到兩年即病歿；自此朝廷未再派人接任，所留官邸因而廢置。境民有鑑於此，遂迎請朱府王爺金身安奉於官邸，憑善男信女朝夕膜拜，拈香祈福；而「大人宮」一名亦遠播四方，並定為地名。」按「七品官鄭有祝」，索引《臺灣文獻叢刊電子資料庫》，未見此人名。

<sup>18</sup> 據小港區戶政日籍資料記載：1901年戶口普查時，其「本居」皆書寫「現住所」，可知在1901年前即居住於此。筆者在小港區戶政事務所找尋相關戶政資料時，得到黃淑媛主任、陳逸儒課長與課員翁玉如的諸多協助，特此誌謝。

<sup>19</sup> 據小港區戶政日籍資料記載：鳳山廳鳳山下里店仔後庄參百六拾八番地，戶主為翁羗（1884-1914），長子，職業為田作。父翁探（?-1902），母李氏好，妻謝氏鶯（1879-1910），長男翁天生（1910-?），1914年絕戶。對照現供奉於翁英順家的翁家總神龕，亦有「故考翁羗甲申」，按1884即甲申年，可見二者同指一人；且其長男翁天生，或與翁天送同為「天」字輩，其後倒房絕戶，入奉於翁家總神龕中，而店仔後庄今遂無此翁姓後裔。

<sup>20</sup> 此筆者訪談對象為翁國信與翁進文，其譜系為：翁百享（?-1890）-翁天送（1868-1944，長男）-翁炎木（1912-1960，三男）-翁國信（1938-，二男）-翁進文（1959-，長男）。小港區大林蒲資深道長吳清心（1931-），稱說其祖父吳列（1876-1928）曾受教於翁家（另文探討）。

<sup>21</sup> 據《鳳山縣采訪冊》記載，大橋頭庄、大人宮庄與店仔後庄同屬鳳山縣鳳山里六十三莊之一。參見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甲部〈地輿·疆域〉，頁4-5；又有「大橋頭陂」：「鳳山港（即鹹水港，有橋，民渡），在鳳山里，縣南十七里，源受大橋頭陂，合東圳、大草厝陂二流，西行注丹鳳澳。」

如李明賢〈高雄市小港區的聚落沿革〉一文所畫的「小港區的聚落分佈圖」(如圖一)，<sup>22</sup> 所以本文遂以其家族後來所遷住的大人宮，來稱呼此文所研究的翁家及其道壇。其中大人宮《翁家族譜》的出現，不僅可對照析解出抄本中的抄手名號、字行與譜系，更是目前兩岸翁家族譜支裔中曾從事道法的新發現；而且翁家道壇是今臺灣靈寶南路道壇與道法重要源流之一，所以須先專節討論新「出世」的族譜，以明其重要價值與方便後續討論引用。

### (一) 大人宮《翁家族譜》的編纂與續修

#### 1. 泉州祖譜由翁裕之子(第十代)修譜完成，時當 1529 年

《翁家族譜》記載：「明：健公子，字弘器，始修譜，生安卿。」<sup>23</sup> 翁明為泉州第四代，乃泉州祖譜修譜之始，其前三代為翁健、翁尚簡與翁點；其中翁點為翁姓移住泉州始祖，史書多有美稱。如《兩朝綱目備要》卷 8〈寧宗〉載：「(翁)點乾道二年(南宋孝宗，1166)進士乙科。並起晦復之子，淳熙五年(南宋孝宗，1178)進士乙科。」南宋·衛涇(1159-1226)撰《後樂集》卷 11〈奏議·繳徐枏祠祿狀〉又載翁點曾被奸佞徐枏彈劾事，而衛涇上章批評徐枏「素乏聲稱，誤膺簡拔」，因此「反為點上章詆毀，指其所言率挾私意，枏雖苦詞辨數，訖無以自解；識者固已譏其辱臺，所宜引避，乃偃然自安。」再據明·凌迪知(1529-1600)撰《萬姓統譜》卷 1：「南宋翁點，字沂伯，莆田人，登進士第。歷官湖南運判，

---

參見盧德嘉，《鳳山縣採訪冊》，丙部〈地輿·港澳〉，頁 63。李明賢則在介紹「店仔後」時附記「大橋頭」：「在店仔後東方三、四百公尺有一小村莊，喚作大橋頭，因有一座陂塘新興碑，其上架設一座大橋，故名。這個位於今臨海醫院附近(中鋼路沿海路口南方約百公尺)的大橋頭，於民國六十年代初遷村，土地被徵收為中鋼工業用地。(另據住在大人宮的翁國信父子言：其舊轄地在今中國鋼鐵東門第一鋼鐵公司廠地。)」參見李明賢，〈高雄市小港區的聚落沿革〉，《高雄文獻》6: 3 (1994 年 3 月)，頁 30。又據小港區前區長莊忠山回憶，其曾聽耆老言及在林少貓(1865-1902)事件前，此庄曾有幾十戶人家，之後受日警掃蕩「後壁林」附近餘黨波及，村莊人或受傷或遷居而無人居住。此口述報導，對照莊忠山，〈小港鄉公所沿革〉，《高雄文獻》18: 1 (2005 年 3 月)，頁 100-117；以及莊忠山，〈日治時期小港庄(上)〉，《高雄文獻》21: 4 (2008 年 12 月)，頁 48-143。從日據廳治時期 1909 年資料，小港鄉所屬區域已不見「大橋頭」，故今小港區戶政事務所與前鎮區地政事務所(小港區屬之)，已找不到日據有關大橋頭的相關資料。又林少貓事件可參考日人鷲巢敦哉著、曾玉昆譯，《日治時期南臺灣治安報告書》(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2000)，頁 61-62；陳立欣，〈日治初期抗日人士：林少貓之傳奇一生〉，《歷史月刊》204 (2005 年 1 月)，頁 87-92。

<sup>22</sup> 莊忠山，〈小港糖廠沿革〉，《高雄文獻》20: 1 (2007 年 3 月)，頁 2-56，亦引此圖。

<sup>23</sup> 《翁家族譜》，頁 33。

盡奏弛本，道酒榷，湘人德之；為江東提刑常平使者，行役法，民訴不便，點貽書諭以急更之，郡人碑其遺澤焉。」而清兗州府知府鄭方坤（雍正癸卯元年、1723年進士）撰的《全閩詩話》卷4〈南宋翁點〉引《閩書》，更敘以自幼聰慧的資質與神奇的預言事蹟，<sup>24</sup> 與族譜所敘大體相同。

至於泉州祖譜的編者，按「嘉靖八年（明世宗，1529）龍集己丑春三月，賜進士、奉政大夫、陝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前監察御史、荏平李節義撰」<sup>25</sup> 的《翁家族譜·序》文可推知：

余荏邑，傳翁君弘器，閩之晉江右族也。一日造拜而言曰：「余先君痛上世之譜阨元兵，幸曾祖父伯柱公蒐集大略；欲譜之，未就，遽以疾終，遺稿存焉。曾伯父輩纂之未遑，遺命孤修之。於是宿夜祇懼，銳意為譜，勉成父志。」求義為之序。……按翁氏出於帝榆，岡支分明，固始自南唐光啟間，始遷於閩。諱承贊，諡文饒者，仕唐，官拜拾遺，年遂居莆之清浦。迨宋紹熙間，諱點，字沂伯者，登進士第，徙居於泉，遂家熙春坊焉；歷官江南運判、遷江南都提刑，迺泉翁氏始祖也。傳至諱安卿者，授元詔武路教授，實弘器高祖所從出也。高祖勝，以子官得贈。曾祖慶，永樂丁酉以明經入貢，拜四川道監察侍御史。曾祖慶住早世（逝），大父寅少，母龔氏賢而有德。至尊甫裕，樂善行義，大振家聲，郡邑守令常以鄉賓禮之。君不誣祖亂宗，不旁求遠引，惟據其所本者譜而傳之。

<sup>24</sup> 南山廣化寺，有蒼百餘區，簷樞相摩，軒檻層出，如中峰、瑞泉、天宮，皆號絕景。宋翁點為諸生時，讀書此寺，夜醉擊鐘；忽一人出呵詰之，其人狀貌詭異，點亦轉詰其人。其人曰：「能屬對，吾語汝。」乃云：「拆破磊文三石獨。」點應曰：「分開出字兩山單。」其人頷之曰：「正郎。」言訖不見，後點官至正郎矣。石獨、山單，皆花名也。」（以下古籍版本未註明出處者，皆用《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原文與全文檢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此與大人宮《翁家族譜》頁31-32記載大同。翁點公：字沂伯，正臣子，登乾度二年（南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蕭國梁榜進士，官至提刑。公幼年時，肄業廣化寺，夜醉擊寺鐘。一人狀貌詭異呵曰：「汝為誰，此豈鳴鍾（鐘）時哉？」點曰：「汝為誰？」其人曰：「能對我一聯，當語汝。」乃云：「拆破磊文三石獨。」點應聲曰：「分開出字兩山單。」其人頷（頷）之曰：「正郎。」言訖不見，乃寺中青衣神也，後果擢第。夫人陳氏，居泉州城內花橋亭，生子健。墓在豐城林店溪。

<sup>25</sup> 岳濬等監修書成的《山東通志》，卷15之1〈選舉志〉：「李節義：荏平人，僉事。」；又《山西通志》，卷78〈職官六〉：「李節義：進士，正德時任清軍御史，山東荏平人。」（參見岳濬等監修，《山東通志》〔1736年原刊〕，頁48；覺羅石麟等纂輯，《山西通志》〔1734年原刊〕，頁52。）



按此李節義所書序中，依委託人原先稱謂：稱翁勝為高祖、翁慶住為曾祖、翁寅為大父（祖）、翁裕為至尊，則在泉州完成初次祖譜，並詣請李節義撰序者，乃泉州第九代翁裕之子（第十代）：璜、瑀、琚、瑜其中之一，其時間應即李節義撰序的嘉靖 8 年（明世宗，1529）。且將此文比對大陸與大人宮祖譜，其可上溯撰譜者一脈，從泉州第一代至第九代譜系如下：泉州一點、二尚簡、三健、四明（字弘器，始修譜。）、五安卿、六（高祖）勝（大房）、七曾祖慶住（六房）、八（祖）（序文稱「大父」）寅（六房）、九（父）（序文稱「至尊甫」）裕（二房）。

## 2. 來臺定居第二代、第四代繼續修譜

早期渡海來臺先民，攜帶奉祀之神明、祖先牌位與抄錄原本祖譜，是常見之事。由大人宮《翁家族譜》可見，<sup>26</sup> 第二次修譜者稱翁子立為高祖、翁日淑為曾祖、翁廷紳為祖與翁思甫為父，則可知首次整理增補渡臺所攜來的舊譜者，即為翁思甫所生七子之一。（如附圖二）按《翁家族譜》載：「父啟駿：翔宗公三子，諱發，號思甫，娶陳氏。卒臺灣，墓在古潭大崎腳。」<sup>27</sup> 若以翁思甫為定居臺灣第一代（下詳），則第二次修譜者自為來臺定居第二代，<sup>28</sup> 且應以第二代堉字輩最長的翁錦（字堉尚，號日章）<sup>29</sup> 最有可能；若依翁思甫之六子翁定獎生於清康熙 32 年（1693）考證無誤（下詳），則第二次修譜時間為來臺定居繁衍後代後，時當康熙末年左右。

又今所發現的《翁家族譜》，乃是來臺第四代翁元庇重新寫定後，未再更動而流傳至今。考其證據有二：一是其編纂者所稱「天瑞叔」者，<sup>30</sup> 即翁思甫四子

<sup>26</sup> 《翁家族譜》，頁 42-43。

<sup>27</sup> 《翁家族譜》，頁 43。

<sup>28</sup> 〈在家字行〉言：「前日未有字行，惟順齋公（科坂四世翁達：翁子立之父）以下，則有子日廷瑞四字，然後復創堉瀾堉煌等以繼之。」如此則泉州翁點以來九至十八代字行為：堉瀾堉煌堉鍾沛朴炯（五行相生）（對應號上屬字為：文士元允有金壬志仁和）。比對大陸《翁氏族譜》與大人宮《翁家族譜》，翁順齋世系下第九代皆用「堉」為字之上字，以「文」為號之上字，尚無法確知何時按五行相生順序增補字行。參見《翁家族譜》，頁 8-9。

<sup>29</sup> 《翁家族譜》：「錦：字堉尚，號日章，思甫公長子，娶陳氏，生天興、天綬。」神主牌則有翁章日，按應為翁日章之誤，因據《翁家族譜》頁 44，所書二弟號日英，三弟號日時，四弟號日寶，六弟號日道，皆以日字為號之上字。參見《翁家族譜》，頁 43-44。

<sup>30</sup> 《翁家族譜》，頁 14。

翁定之子翁天瑞，據頁 45 載：「定：字垞元，號日寶，思甫公四子，娶顏氏，生瑞。」又頁 46 載：「瑞：日寶公子，無嗣。」其同輩名稱「天興、天綬、天恩、天淵」，而如頁 46 天淵只簡稱作「淵」例，則可知頁 45 「瑞」應稱「天瑞」。二是在臺第二代補撰祖譜者，既稱來臺定居第三代翁天瑞為叔，則必是定居臺灣之第四代。因此我們以《翁家族譜》文字比對抄本中相關筆跡，則發現「庇、慶、胤、公、號」等字跡，與翁元庇抄經字體相同，可證明此族譜為翁元庇重新補撰抄寫。且按《翁家族譜》頁 49 止於記載來臺第五、六代：「堅：字櫟高，胤祥公長子，娶梁氏，生伐、榮；繼娶余氏，生珪。驩：字櫟虞，胤祥公次子，早世（逝），繼男榮（過房）。」以翁元庇輩份考證，其能敘寫族譜至其下兩代，亦合乎其年紀之所能為之。按目前所見由翁元庇抄寫的科儀本，時當嘉慶 6 年辛酉（1801）至 17 年壬申（1812）間，完成再次大人宮一脈族譜的增修也相當其時；而此族譜經約兩百年前的翁元庇寫定後，原本一直被保存至今而未見更動。

## （二）大人宮《翁家族譜》的體例與內容

大人宮《翁家族譜》封面題為「翁家族譜六桂」，含前面 7 頁「嘉靖八年（明世宗，1529）龍集己丑春三月，賜進士、奉政大夫、陝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前監察御史、荏平李節義撰」的〈族譜首序〉，合計共 49 頁。此一祖譜尺寸與書寫規格為：長 23.5 公分、寬 11.5 公分，每頁文字 6 行、每行書 16 字；內文第 8 頁記〈在家字行〉：以示水木本源之所自，第 9 至 11 頁記〈本族〉：敘泉州府南街九世三房、科坂<sup>31</sup>開基一世翁治齋至科坂五世翁子立，第 12 頁記〈家乘記〉：明周昭王以翁字為姓之由來，第 13 至 14 頁考〈諸祖考妣坟墓〉：查證翁子立至翁思甫墳塋之所在，其餘記其世代譜系：第 15 頁起載「始祖諱弘，官為楚國左臣，生子輦」，至 49 頁末記「驩：字櫟虞，胤祥公次子，早死，繼男榮。」

「翁家族譜六桂」六字，前四字自是標明族譜名稱，而「六桂」二字則是翁

<sup>31</sup> 據清知縣莊成主修，沈鐘、李疇同纂，福建省安溪縣志編纂委員會整理的《安溪縣志》，卷 3〈坊鄉〉所載，科坂鄉屬依仁里，離縣（縣城）二十七里；又按《安溪縣志》前所附〈縣境全圖〉，依仁里在縣境西南，可至緊鄰之同安、南安縣界。參見莊成主修，沈鐘、李疇同纂，福建省安溪縣志編纂委員會整理，《安溪縣志》（福建：廈門大學出版社，1988；1757 年原刊），頁 81。

家引以為傲的光榮傳統，亦是作為砥礪後代努力的榜樣；所以不僅族譜封面特標出「六桂」二字，翁定獎抄經署名時，也常用六桂與名字連稱。按「六桂」一名的由來，據翁氏後人的內部傳說與《翁氏族譜》記載，皆指稱是將宋初「六桂聯芳」的翁姓六兄弟，分為「洪、江、翁、方、龔、汪」等六姓的總稱呼，以防被陷害株連。而比對大人宮《翁家族譜》頁 26-29 則明白記錄：「(翁)乾度：廷皞公子，字文亨。除祠員外、再除膳侍郎、遷祠部中、授輔左補闕。娶陳氏，生處厚、處恭、處易、處朴、處簾、處休。兄弟六人，俱貴顯世，世稱『六桂』。」又核考《福建通志》卷 66〈雜記·叢談二·福州府〉引《閩書》亦載：「(翁承贊)<sup>32</sup>從子乾度，官左補闕，有子六人：處厚、處易、處朴、處簾、處恭、處休，相繼登建隆、開寶、雍熙間進士，時稱『六桂』。」按此桂即「桂籍」之意，指進士科舉登第人員的名籍。明·彭大翼(1552-1643)撰《山堂肆考》卷 173〈宮室·堂·桂籍〉言：「宋太宗興國中(約 980 年)，進士中第賜題名於桂籍堂，此題名之始。唐人題名於慈恩寺，乃進士自題也。」北宋·徐鉉(916-991)撰《騎省集》卷 4〈廬陵別朱觀先輩〉詩亦稱：「桂籍知名有幾人，翻飛相續上青雲。」又北宋·黃裳(1044-1130)所撰《演山集》卷 21〈六桂堂詩集序〉，與明·李賢等撰的《明一統志》卷 77〈延平府·南平縣〉，則記另一「六桂堂」，<sup>33</sup> 兩者皆以「六桂聯芳」傳為美名。

<sup>32</sup> 清代郝玉麟等監修書成的《福建通志》，卷 66〈雜記·叢談二·福州府〉引《閩書》載：「福清蒜嶺有漆林書堂，為唐翁承贊肄業之所。(承贊：巨隅公子，唐乾寧三年〔唐昭宗，896〕雀譔榜及第，拜拾遺。)、承祐及猶子襲明(襲明：嗣昌公次子，登天祐三年裴詵榜進士，終無嗣)天祐元年(後唐太祖，904)，承贊以右拾遺奉詔冊王審知為瑯琊王，賜金紫以行，遂易其鄉名里，號曰文秀、光賢、畫錦。黃滔贈詩有：『建水閩山無故事，長卿嚴助是前身』之句。梁開平四年(後梁太祖朱全忠，910)，復為閩王冊禮副使，滔復贈詩曰：『衣錦還鄉翻作客，迴車謁帝却為歸。』後依審知，特蒙殊禮，尋以為相。承贊勸審知立四門學，以教閩士之秀者。歿葬崇安新豐鄉，子鑑載、希愈(無載子嗣)，宋時皆登仕籍。」參見郝玉麟等監修，《福建通志》(1737 年原刊)，頁 8；《翁家族譜》，頁 24-26。

<sup>33</sup> 北宋·黃裳(1044-1130)撰《演山集》，卷 21〈六桂堂詩集序〉：「仁宗在位之二十五年春，引貢士試於崇政之庭，左朝議大夫范公是時始登第起家，亦用淡薄勞苦教養諸子，是以諸子惟知讀書，求出淡薄勞苦之中，不敢輒有他好，乃克有成。自嘉祐己亥(仁宗，1059)連元祐戊辰(哲宗，1088)，凡三十年，其子峒、岷、岫、嶠、嶢，相繼書名桂籍。」明·李賢等撰《明一統志》卷 77〈延平府·南平縣〉亦有「六桂堂」：「在南平縣治東鑿灘。宋仁宗朝，范迪簡父子六人，相繼登進士第，因以名堂。陳瓘詩：『公家丹桂六枝芳，冷笑燕山竇十郎。』」參見黃裳撰，《演山集》，頁 8；李賢等撰，《明一統志》，頁 9。

### 三、翁家來臺定居時間推定

#### (一) 翁子立、翁日淑應未到臺灣

按修譜者以本身為一代，上溯明五代高祖，以為神主諱稱與祭祀之用，乃為傳承中華文化者歷來之傳統；如《尚書·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據漢·孔安國《傳》，九族為高祖至玄孫之親。大人宮《翁家族譜》中第二次修譜者所稱的「高祖翁子立」，在頁 9-11 所敘〈本族〉時，也顯示從泉州府南街九世三房、科坂開基一世翁治齋至科坂五世翁子立止；再比對大人宮祖龕中神主牌位，最遠一代也正是翁子立，可證大人宮翁家正是翁子立一脈子孫。然而大陸《翁氏祖譜》對翁子立與其二子之記載，卻十分簡略：

五世祖諱成，字子立，號□，順齋公之三子也。今三角林木孫及臺灣南路縱叔等是也。

生卒娶，男二：尚勃、尚進。

六世祖：諱尚勃，字日□，成公之長子也。今三角林派。(生卒娶男皆空白。)

六世祖：諱尚進，字日□，成公之次子也。今三角林派。(生卒娶男皆空白。)

按《清溪科榜翁氏族譜》，最早抄錄的時間為嘉慶 7 年歲次壬戌（1802）葭月（下浣嶺頂派裔孫元標識），其所記五世祖翁子立生卒娶皆空白，六世祖生卒娶男資料也完全無法掌握；顯示翁子立此脈至 1802 年應已無後裔留在原鄉，故無資料可據考而寫入祖譜。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以小字偏右小寫的「今三角林木孫及臺灣南路縱叔等是也」這一行字，似乎表示 1802 年修譜抄錄之後裔，已打聽到翁子立後代子孫遷居臺灣南路，所謂「縱叔等」的蹤跡與事實。而言「今三角林木孫」、「今三角林派」，其上不加臺灣，又與「臺灣南路縱叔等」對稱，透露「三角林」是大陸泉州安溪地名，亦表示翁子立與其二子尚未來臺或定居於臺。

還好大陸《翁氏族譜》所不明的翁子立及其後裔資料，在大人宮《翁家族譜》全部清楚記載：

高祖子立公：秉善公三子，娶林氏，生二子。墓葬橫旗，在內地本山。(按神主有翁子立。)

曾祖日淑公：諱九，號石池公，子立公次子。墓在葛壟內，在祖家本山。（按神主有翁九官：官為尊稱。）

祖翔宗：諱廷紳，石池公子，娶曾氏，生昭、應、發。（按神主有翁廷紳。）

昭：翔宗公長子，無嗣。（按神主有翁瑞昭。）

應：翔宗公次子。生慈，溺海早世（逝）。（按神主有翁瑞應。）<sup>34</sup>

按上祖譜資料所記，翁子立與其次子翁日淑，皆葬於大陸內地祖家本山，此「內地」自是已遷居來臺者對大陸原鄉的稱呼；又《翁家族譜》頁 13〈諸祖考妣坟墓〉亦載：「石池公葬在葛隴山，妣葬在高殊林，……子立公及妣合葬在橫旗，皆有明徵之處。」<sup>35</sup> 可見二者應仍在原鄉未渡臺，再度修譜者或有返回原鄉掃墓而確定其墓處。

## （二）翁廷紳應歸葬大陸，翁思甫夫妻埋葬臺灣

翁家到底哪一代來臺，或已定居於臺，對於翁家道壇的來源頗為重要，族譜中〈諸祖考妣坟墓〉有一段紀錄值得注意：

思甫公葬在翁脚兜，元伯厝後。妣陳氏，葬在奕（亦？）元伯厝內圳后壁（按「后壁」意為「後面」。）……特楊池公及妣，與夫祖伯：瑞應、瑞昭公，未有著落。於外礫山一穴，被天瑞叔賣與外礫簿叔等艮（銀）十大元，後查來乃是葬楊池公及妣。查此時，天瑞叔挖起，葬在張坑隴長埔頂是也。

此段資料中「楊池公」應為來臺首次修譜者之祖翁廷紳，因〈諸祖考妣坟墓〉中出現其高祖、曾祖、祖伯與尊父之墳墓地點，怎能獨不見考其祖父之塋地呢？按字輩修譜者強調「特楊池公及妣，與夫祖伯：瑞應、瑞昭公，未有著落。」可見當時修譜者來臺居處穩定後，開始查訪祖先墳塋所在，所得結果為「未有著落」，應表示在臺灣與原鄉祖墳均找不到。但家族中對於此事並未放棄，待翁元

<sup>34</sup> 《翁氏族譜》，頁 42。

<sup>35</sup> 按前引《安溪縣志》，卷 3〈山川〉，翁家祖先所居依仁里不見有相同山名與地名，相近之山稱「陳旗山」：「其形似旗，能興雲致雨。中有雌雄大石，容百餘人。陳氏聚族此山之麓。」（參見莊成主修，沈鐘、李疇同纂，福建省安溪縣志編纂委員會整理，《安溪縣志》，頁 62。）

庇修譜時繼續追蹤，發現「外礮山」有一穴，正是埋葬楊池公之地。其前之所以找不到，乃因翁元庇之叔翁天瑞將其地賣給親戚，後來翁天瑞將屍骨挖起改葬別處。翁廷紳有可能隻身先來臺，或是同時攜帶其三子，或是已舉家遷臺；其後翁廷紳或進出兩岸，或又回到大陸，但其死後歸葬安溪原鄉外礮山，應是較合理的推測。且按再次修譜者翁元庇考證，其叔翁天瑞曾與親戚簿叔等買賣外礮土地，則可證明來臺定居第三代仍然與大陸原鄉有往來。但前記又說：「夫祖伯：瑞應、瑞昭公，未有著落。」來臺初修譜者，當處其伯父翁瑞應、翁瑞昭之時，雖可能居住不同村莊，若其伯父若葬地於臺，為什麼會找不到，其原因頗令人疑惑。<sup>36</sup>

又上引族譜記事中所出現的地名：「外礮山」、「張坑隴長埔頂」，應皆在其安溪原鄉。<sup>37</sup> 若是臺灣地名，來臺定居第二代修譜者，距離其祖父過世時間未遠，應可找到其祖父翁廷紳葬處；其紀錄亦會如記載其父思甫公：「卒臺灣，墓在古潭大崎腳」般清楚。又此「大崎腳」，〈諸祖考妣坟墓〉作「翁腳兜」，考《鳳山縣採訪冊》甲部〈地輿·疆域〉記載：「小竹里在縣治東方，距城五里，轄莊九十五」，中有「下考潭、大崎腳、考潭。」<sup>38</sup> 而確實地點如前引在「元伯厝後」，推測此「元伯」應為大伯父之稱，因翁子立後嗣並無名元伯者。若此推論正確，則元伯乃修譜者稱其父翁啟駿（瑞發）的兄長翁翔宗；則可知翁翔宗曾宅居於「大崎腳」，翁思甫墳塋就在其屋後，且其妻陳氏據前考亦在附近。

### （三）翁廷紳應在明鄭時期來臺

翁定獎（1693-?）父親翁思甫與其母親陳氏皆葬在臺灣，且應就在其大伯父家附近，這對考證翁家祖先何時、如何來臺，之後定居後又如何發展成道壇傳承，是十分重要的線索。首先據祖譜記載，翁思甫之妻乃陳氏，若是在安溪原鄉已娶，則可能是前引《安溪縣志》卷3〈山川〉，住在「陳旗山」山麓的陳氏族人；若是來臺再娶，粗估其時間約當清順治末年至康熙初年左右（康熙元年，1662），方

<sup>36</sup> 其原因由祖譜中所記翁瑞應之子翁慈「溺海早世（逝）」，可推之一二：一是早逝指幼年，則翁廷紳若是舉家渡臺，其孫翁慈尚幼即溺海而亡。二早逝若近成年，則可能由翁慈攜帶其父翁瑞應（或連其伯父）骨骸返葬故鄉，來往臺灣海峽時或許發生意外，所以致使修譜者因訊息不明確，而找不到墳塋所在。

<sup>37</sup> 《安溪縣志》，卷3〈山川〉，翁家祖先所居依仁里，亦不見有相同山名與地名。

<sup>38</sup> 盧德嘉，《鳳山縣採訪冊》，甲部〈地輿·疆域〉，頁3。

能於 1693 年生育其第六子翁定獎。前證翁思甫與其兩兄長皆已或曾定居臺灣，若是翁定獎兄弟七人皆在臺出生，則其祖與父輩最有可能遷臺的時間，就在明鄭時期隨鄭成功軍隊（1661 年來臺）或稍後舉家一起移墾來臺。

按鄭成功攻臺之初，即行令各提督統領傳諭官兵搬眷隨征，<sup>39</sup> 其數就有數萬人之眾；又如《欽定平定臺灣紀略》亦敘：「自鄭氏挈內地數萬人外徙，迨後閩之漳、泉、粵之潮、惠相攜寄居，無藉遊民，往往偷渡，私墾近番隙地。」<sup>40</sup> 隨後「康熙三年（1664），鄭經復挈去六、七千人。」<sup>41</sup> 清廷為了節省經費，並斷絕鄭氏與沿海諸省之交通接濟，進而枯竭鄭氏軍民之物質及糧食，即實施嚴格的遷界令與海禁政策。如清初·夏元斌《閩海紀要》卷上記載，順治 18 年（1661），「閩海以成功故，歷年用兵，捐師糜餉。蘇納海議曰：『蕞爾兩島得遂猖獗者，實恃沿海居民交通接濟。令將山東、江、浙、閩、廣海濱居民盡遷於內地，設界防守，片板不許下水，粒貨不許越疆，則海上食盡，鳥獸散矣』。從之，於是分遣滿員督遷各省。」其正式實施的「遷界」內容，乃「遷沿海居民，以垣為界，三十里以外悉墟其地」<sup>42</sup> 而這遷界政策對沿海居民生計造成的嚴重傷害，康熙 12 年（1673）閩省總督范承謨〈條陳閩省利害疏〉有忠實的描述：

臣且就閩省目前情形，為我皇上陳之。閩人活計，非耕則漁，一自遷界以來，民田廢棄二萬餘頃，虧減正供約計有二十餘萬之多，以致賦稅日缺，國用不足。而沿海之廬舍畝畝，化為斥鹵；老弱婦孺，輾轉溝壑，逃亡四方者，不計其數。所餘孑遺，無業可安，無生可求，顛沛流離，至此已極。<sup>43</sup>

試想，在如此困難的生活環境下，抱著希望、響應明鄭來臺開墾以求得溫飽，或期望與先來臺家屬團聚，而冒險偷渡者必眾。其需求正如雍正年間，時任臺灣

<sup>39</sup> 明末·楊英撰《從征實錄》（永曆 13 年 2 月 20 日）：「諭云：『官兵遠征，不無內顧，攜眷偕行，自然樂從。本藩親統大師，北伐醜虜，肅靖中原，以建大業，慮各勦鎮將領官兵永鎮之時，有為家之念，已京（經）著兵戶官撥趕船配載各眷。各令有眷官兵，照依派船載來，暫住林門，候令隨行』。時官兵俱各欣悅，惟女眷醉船，頗有怨言。」楊英，《從征實錄》（文叢第 32 種，1958），頁 138。

<sup>40</sup>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頁 39。

<sup>41</sup> 連橫，《臺灣通史》，卷 7〈戶役志〉，頁 152。

<sup>42</sup> 《福建通志臺灣府》，卷 87〈海防〉，頁 380

<sup>43</sup> 《福建通志臺灣府》，卷 87〈海防〉，頁 410。

知府沈起元<sup>44</sup>〈條陳臺灣事宜狀〉文中，第一條主張「偷渡之禁不可不為轉計」所敘述的狀況：「其必不可禁者：則漳、泉內地無籍之民無田可耕、無工可僱、無食可覓；一到臺地，上之可以致富，下之可以溫飽，一切農工商賈以及百藝之末，計工授直，比內地率皆倍蓰。而必曰爾其堅坐餓死，無往求生為也，既非為民父母之道；且或親戚、兄弟在臺成業，此既需人助理，彼可相依為活，合之則兩全、離之則兩傷，此必不可禁者也。」<sup>45</sup>以翁姓祖籍泉州安溪與鄭氏泉州同安緊鄰，對鄭氏來臺消息應能知悉，其有可能隨軍來臺，或是之後為了求得更好生活，突破海禁封鎖而偷渡來臺。若按以上推論，則真正定居臺灣鳳山縣鳳山庄大人宮，並埋葬於臺灣，繁衍後代世居於此者，當屬翁思甫一脈，故本文定翁思甫為定居大人宮第一代。

## 四、翁定獎款識鈐印與道壇道法來源考察

### （一）翁定獎應會壇考證

#### 1. 款識名號

按筆者目前所見翁家道壇抄本，最早抄本所留下的署名者為「翁定獎」，其款識內容依時間順序有九則：(1)「歲次甲辰（1724）季秋穀旦清溪定獎氏寫」、(2)「時雍正丙午歲（1726）菊月穀旦清溪葛峰六桂定獎氏書」（如附圖三）、(3)「六桂定獎重抄時雍正四年歲次丙午（1726）陽月後學定獎重集誌」、(4)「雍正壬子歲（1732）清溪翁定獎六桂氏」、(5)「時龍飛乾隆丙辰元年（1736）孟夏吉旦清溪葛峯山主人定獎拙筆」、(6)「乾隆丁巳年（1737）桂月重錄應會壇暫用清溪葛峰定獎集」、(7)「時歲次丁巳（1737）季秋穀旦應會壇定獎傳錄」、(8)「時乾隆拾壹丙寅年（1746）仲秋重錄」、(9)「時歲乾隆拾壹丙寅年（1746）仲秋重錄清溪六桂定獎」。

據《翁家族譜》記載：「倡：字垞獎，號日道，思甫公六子，娶楊氏，螟蛉：

<sup>44</sup> 康熙 60 年進士，雍正 7 年上任臺灣府知府，於雍正 13 年由臺灣知府護理福建分巡臺灣道。

<sup>45</sup> 《清經世文編選錄》，頁 2。



陣、建。」<sup>46</sup> 按堦字是其翁順齋一脈家族字行，所以祖譜寫作「堦獎」，但其自題署於抄本中皆用「定獎」；又其號「日道」，似乎已隱含學道與設壇行道之實質意涵。（如附圖四）且其所抄寫十四本科儀抄本中，十本亦留有「定獎父」鈐記。按「父」字通「甫」，乃成年人於己字後加父以為自稱，亦一般人對有才德男子的美稱，如《毛詩注疏》卷 23〈大雅·大明〉：「維師尚父，時維鷹揚。」<sup>47</sup> 北宋·黃庭堅（1045-1105）撰，《山谷別集》卷 3〈党渙字伯舟甫說〉即言：「父與甫同男子之通也，如周之程伯休父、樊仲山甫也，如仲尼亦字仲尼父，故人或稱仲尼，或稱尼父也。近世劉敞字仲原甫，劉攽字叔貢父，亦同此制，恐欲悉，故具之。」<sup>48</sup> 另「清溪」古屬泉州府，後周顯德 2 年（955）設清溪縣，宋宣和 3 年（1121）改安溪縣；但見於所留下的抄本中，仍皆以清溪或六桂連稱，可見如前考仍以六桂為榮，而保存其當時清溪的舊縣名。而「葛峰」乃「葛峯山主人」的簡稱，內涵應指祖望地名，即祖家本山「葛隴山」之所在。核對《翁家族譜》頁 13 與頁 42 記載：其曾祖翁石池葬在葛隴山（或墓在葛壟內），在祖家本山，則指稱翁家祖墳即在葛隴（或書葛壟）山；翁定獎用此「清溪葛峰定獎」署名，並稱自己是「葛峯山主人」，顯示其懷念泉州清溪祖籍的心情，有如韓愈以祖望「昌黎」地名為號一般。

## 2. 受籙壇靖名稱

從目前找到的儀式手抄本史料，推知翁定獎所使用的鈐記有四：<sup>49</sup> 一陰文印章「定獎父」是其自稱，三陽文印章：(1)「鳴鳳有音」是其閒章。(2)「闡鼎道印」中「闡」即闡字，意為「樓上戶也」，《六臣註文選》卷 2 漢·張衡〈西京賦〉有「上飛闡而仰眺，正睹瑤光與玉繩。」<sup>50</sup> 鼎或與道教修煉「鼎爐」意涵有關，合其意義應與修道成仙有關。(3)「應會壇記」則是其奏職受籙的壇靖名稱印記，

<sup>46</sup> 《翁家族譜》頁 45。

<sup>47</sup> 毛萇，《毛詩注疏》，〈大雅·大明〉，卷 23，頁 34。

<sup>48</sup> 黃庭堅，《山谷別集》，〈党渙字伯舟甫說〉，卷 3，頁 11。

<sup>49</sup> 「爾荅勝記」即翁爾荅之印，「遙遠勝記」即翁元庇之印（詳後）；而「蘇瑞」乃今紅毛港蘇家先人，根據高雄市小港區戶籍謄本資料歸納：蘇瑞（1866-1912）乃蘇後次男，妻黃吟，除長男忠孝外，其餘諸子未學道。而蘇瑞的鈐記為什麼會蓋在翁定獎抄寫的科儀本中，應是蘇瑞曾擁有過此一抄本，其中反映出紅毛港蘇家先人與大人宮翁家道壇有密切關係，此一專題將另文討論。

<sup>50</sup> 張衡，〈西京賦〉，《六臣註文選》，卷 2，頁 15。

其所抄寫十四本科儀抄本中，七本皆留有「應會壇記」鈐記；而題署文字出現兩次的「應會壇」，應是翁定獎受籙時按其出生甲子所給予的壇靖名稱，亦即由受籙壇靖名稱與抄本款識所留下的時間比對，就可推定其出生本命之年。

核考丁煌教授〈臺南世業道士陳、曾二家初探：以其家世、傳衍及文物散佚為主題略論〉<sup>51</sup>一文，其所載受籙壇靖資料有三：曾演教（1818-1866）所傳承的《清微靈寶神霄補職玉格大全》（清道光戊申年（1848）吳玉典抄本）、蘇海涵（Michael Saso）所出《道教秘訣集成·龍虎山師傅六十甲子壇靖》（新竹林汝梅（1833-1894）所傳六十一代天師本），與曾椿壽（1913-1992）《道教事典》中所錄；以及筆者所蒐集的另三則資料：高雄縣岡山余家《靈寶祈安文檢：二、三、五朝通用》（後附壇靖名稱，題署「道光辛巳年（1821）弟子呂應翔抄集」）、紅毛港蘇瑞（1866-1912）本<sup>52</sup>與1921年茄荳鄉郭喜鵲（1892-?）本。<sup>53</sup>

表一：癸卯、癸酉年出生之不同版本受籙壇靖對照表

版本 干支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1821年呂應翔本	1848年曾演教本	蘇瑞本	林汝梅本	1921年郭喜鵲本	曾椿壽本
癸卯	自真靖應會壇	玄妙虛真壇	玄妙靖虛真壇	玄妙應真壇 與聖合真靖	清虛自真靖 玄化應會壇	玄化應會壇 與聖合真靖
癸酉	自真靖應會壇	玄妙虛真壇	玄妙靖虛真壇	清虛自然靖 玄妙應真壇	清虛自真靖 玄化應會壇	清虛自然靖 玄化應會壇

資料來源：筆者蒐集之資料彙整。

<sup>51</sup> 丁煌，〈臺南世業道士陳、曾二家初探〉，頁345起，載道士依其本命受籙時所命之壇靖名稱。

<sup>52</sup> 蘇家奏職文檢（蓋「蘇瑞」章，不晚於蘇瑞（1866-1912）在世時）中「壇靖名號」與曾演教所傳承的《清微靈寶神霄補職玉格大全》（清道光戊申年〔1848〕吳玉典抄本）大同，又中間多一「靖」字外：如癸酉年生受籙壇靖曾本為「玄妙虛真壇」，蘇本則為「玄妙靖虛真壇」。

<sup>53</sup> 此本為高雄縣茄荳鄉郭家傳本，考其內容與大淵忍爾本幾近，同為臺南奏職系統。封面題為《奏職文檢記》，後有二款識：一為「應化壇太歲重光作靈辛酉年梅月郭集錄」，二為「中華民國六十四年（1975）月日郭明玉抄」。按郭明玉即郭燦雲法名，1915年乙卯年生，受籙壇靖為「法天成真靖三界混元壇」（廖和桐，《臺灣道士名鑑》頁32即載「混玄壇，壇主郭燦雲」），從第二則署文顯示其61歲時重抄此家中傳本《奏職文檢記》。又按重光作靈即辛酉年，應化壇乃其父郭喜鵲之壇號，核對臺南縣新營市廖水來收錄之《金錄啟聖師科儀》首頁蓋印「喜鵲」，後署「時响陽大淵獻臨鐘之令應化壇玄門弟子喜鵲集錄」，《午朝科儀》後亦署「時昭陽大淵獻臨鐘之令應化壇玄門弟子郭置集演錄」。按筆者訪問喜鵲孫郭獻義（1949-）言其祖生於1892年之壬辰歲，壇靖為「沖化念乙靖 璇璣應化壇」，則「昭陽大淵獻」乃1923年之癸卯歲，《奏職文檢記》中重光作靈乃1921年之辛酉歲，郭喜鵲30歲時集錄。

經上表比對可得知，此「應會壇」乃按高雄縣岡山通妙壇余家《靈寶祈安文檢：二、三、五朝通用》中後附的壇靖名稱（題署「道光辛巳年（1821）弟子呂應翔抄集」），即是「自真靖應會壇」的簡稱，<sup>54</sup> 其出生年為癸卯或癸酉年。再核對翁定獎所抄寫的十四本科儀抄本，則其應生於清康熙 32 年（1693）之癸酉年；除五本未署明時間外，其餘九本顯示最早抄寫於 26 歲（歲次甲辰季秋穀旦，1724），最晚抄寫於 54 歲（時乾隆拾壹丙寅年仲秋，1746）。

## （二）翁定獎應會壇道法的可能來源

從上引翁定獎抄本題記署文中，出現「集」、「重抄」、「重集」、「重錄」、「傳錄」與「暫用」等用語，可知其有所本、有所源與有所據。如《靈寶清醮降帝三獻科》抄本後署「乾隆丁巳年（1737）桂月重錄應會壇暫用清溪葛峰定獎集」：「重錄」表示其有原抄本傳承；另「集」似指此抄本是「抄集」、「蒐集」而來，或「重新編集」而成，所以題署曰「暫用」，表示還需進一步校正、整理，該本只是因應需要的「暫訂本」；而「傳錄」則清楚指稱傳承某一道壇抄本而加以抄錄以流傳。依照正一火居道壇的實際調查顯示，道法科儀的傳承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家傳，二是師授，<sup>55</sup> 以下就這兩種方式，以目前仍有限的資料，作可能情況的推論。

### 1. 家傳：安溪原鄉道法

以目前蒐集所見的資料而言，抄本中翁姓抄手最早乃是翁定獎，並未出現翁定獎的祖父、父親與其兄弟（也許抄本流傳中已損壞或不見）；《安溪縣志》與翁家所有族譜，也未登載相關從事道業訊息；加上目前仍未追蹤到在泉州安溪有相關翁家道壇遺跡，<sup>56</sup> 所以若說翁家世襲道業，翁定獎承其家傳，似乎並沒有直接

<sup>54</sup> 按呂應翔原本癸卯、癸酉「自真靖應會壇」旁，後補添「玄妙靖虛真壇」，核對其補入之壇靖號，與高雄地區吳、蘇、孫姓老道壇受籙資料相同。

<sup>55</sup> 李豐楙，〈臺灣道教抄本史料及其運用〉，收於中華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二十一輯：臺灣史料的蒐集與運用討論會論文集》（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2000），頁 361-398。

<sup>56</sup> 筆者發現大人宮《翁家族譜》後，曾轉贈正在作兩岸翁姓村莊移民史考察的王秋桂教授專案助理翁炯慶（翁治齋義竹鄉第十代子孫），翁炯慶亦曾多次安溪作田野調查，至今仍未發現有關係之翁家道壇；筆者 2009 年 7 月以〈大人宮翁家道壇源流與影響考述〉為題，獲得國科會三年研究計畫（計畫編號：NSC98-2420-H-003-049-MY3）補助，將再至泉州鄰近縣市進一步考察。

的證據。但當然我們也不能完全排除翁子立這一脈曾修習道業，翁家先人於明鄭時期舉家遷臺時，即將全壇抄本與法器皆攜帶來臺，以致現今找不到相關道壇的可能。其可能性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證據產生：

一是現存翁英順家的翁家神案，除祖龕外仍保有道壇的布置形式：上掛有書寫「談經說法」的匾額，主神正是供養著插著金仰的道祖太上老君（小尊尺寸），據翁家後人記憶乃從大陸攜帶來臺；其左應為玄天上帝，其右則為安溪張法主（葉明生教授辨識）（如附圖五）。

二是在「非翁姓抄手」所抄寫的科本中顯示，祖先本籍同是清溪，後移居臺灣後，清同治年間住在鳳山里苓仔寮的黃德昌，<sup>57</sup> 曾以學道於翁姓道壇身份，向祖籍在泉州市的信士募金刻經。

表二：翁家《三清懺》抄本中署文與鈐記資料

資料抄本	時間	抄手署文	鈐記	現存	備註
太上上清禳災延壽寶懺中卷	1866	同治丙寅年，往在泉州城洞真和市境信士涂小姐男陳尚鼎、信士王胤焯、王胤煌、李雲端；南安縣劉塘保、戴岳英，奉金助刻上清禳災延壽寶懺中部，註在應會壇用，鳳山里苓仔寮庄弟子黃昌募刻。	應會壇記、護封 <sup>58</sup> (正反各一)、一閒章不明	翁家	
太上太清拔罪昇天寶懺	1866	泉州府城文山境內太奶周妙果、信官黃景胤、信士黃鵬翼、黃勳胤，緣金助刻太清拔罪昇天寶懺，註在應會壇用，同治丙寅五年鳳山里苓仔寮庄弟子黃昌妙果。	應會壇記、護封、一閒章不明	翁家	

資料來源：翁英順家所藏抄本。

此種信徒與其信任而常交往的道壇，以實際田野調查所見，常顯示有族群與祖籍的密切關係。黃德昌所記雖已是晚至清同治年間，難道反映的只是當時傳承「自真靖應會壇」的翁姓後人與特定信徒的現象，還是翁姓祖先或翁定獎在大陸泉州一帶時就已建立？若是從前各自先人在大陸就已建立起這種信任的關係，翁

<sup>57</sup> 《靈寶金錄祈安清醮早期科範》後題署：「大清同治丁卯年（1867）花月吉置自真靖應會壇清溪黃德昌敬錄潛用」。黃德昌，疑本名黃昌或黃得昌（或字得昌），1866 年用；可能 1867 年受錄後，用「守道明仁德」，以「德昌」作為法號，改書「黃德昌」，故需抄錄三朝科儀。

<sup>58</sup> 以目前判斷，「護封」鈐印應專屬黃德昌，繼續考查中。

家或翁定獎有可能在原鄉（或設壇於泉州）即擁有此一著名道壇。只是令人疑惑的是，若是翁定獎是傳承祖法，為什麼抄本題記署文中，會出現「集」、「重抄」、「重集」、「重錄」、「傳錄」與「暫用」等用語，又不書明其祖本傳承的家族體系呢？

三是署名或經筆跡、鈐印判別為翁定獎抄寫的科本中，就有五本蓋有其大哥翁錦的長子翁爾蓉的「爾蓉勝記」、三本翁爾蓉的次子翁元庇的「遙遠勝記」鈐記；而翁定獎的兩個螟蛉子：翁陣、翁建所生的孩子（翁定獎的孫子）若沒有一個即是「翁元達」（詳後），即說明翁定獎將道法傳承回到有血緣關係的翁爾蓉與翁元庇，其中似乎隱含著家族的傳承意義。按筆者於 2009 年農曆過年，找到翁定獎後人翁清義（1952-）（舊厝在鳳山過埤里頂庄，今遷至鳳山市中崙二路），從其奉祀的神主牌位中（部分遺失），發現翁瑞發、翁檉高、翁奎與翁漏愚（載生於咸豐壬子年，1852，活六十歲）。核對《翁家族譜》，翁檉高就是翁禎之子翁堅，翁奎族譜中寫作翁珪，乃是翁檉高之子；再輔以日據戶籍翁漏愚戶主（1853-1912）資料，則可知其原先住在鳳山廳（1901）鳳山下里店仔後，主番戶不詳。翁漏愚乃翁奎（?-1877，妻翁吳氏淡）長男，明治 8 年（1875）12 月 12 日，時 22 歲入贅為王甚婿，遂入戶於臺南廳（1909）鳳山上里過埤仔庄百三十三番地。由此可知翁定獎曾孫翁珪（戶籍與神主作臺語音近的翁奎）住在大橋頭、大人宮附近的店仔後，或許翁定獎以降就一直住在此庄；且至少由翁清義所知，其曾祖翁漏愚未傳承道法，若往上推，翁漏愚父翁珪、祖翁堅，也應未傳承翁定獎道法。亦即翁元達是翁定獎孫翁禎的機會甚微，翁定獎的兩個螟蛉子及其後嗣，應都未能傳緒道法；而從翁定獎到翁清義這支裔的譜系，可重新建構如附表二。

## 2. 師授：與呂姓道壇有關

縱使是家傳道法，一般也會加上師授體系，如請父親的師兄弟教授，一則道法傳承規矩中常有「易子而教」的習慣，二者增加其道士圈網絡的建立；或者即會拜進當時有名道長門中，請其作為傳度受籙時的「道主」（或稱「教主」）。翁定獎不論是否有家傳淵源，從其壇靖稱號獨與道光辛巳年（1821）呂應翔抄集的《靈寶祈安文檢：二、三、五朝通用》本後附的受籙壇靖名稱相同，可證其與呂

姓道壇應有密切關係。(附圖六)目前高高屏並無呂姓道壇可供追索，筆者僅在屏東縣林邊鄉集真壇林德勝道長處，見其依甲子年(1984)所重新打字印刷的《靈寶祈安清醮宿啟金科》後題署：「原康熙癸未年(康熙42年，1703)福建省泉州府青陽縣集真壇呂吉正授傳，至道光辛巳年(1812)呂應翔於鳳山縣下淡水，至歲次甲子年(1984)林邊鄉崎峰村集神壇林德勝重版。」<sup>59</sup>按「青陽縣」應為「青陽鎮」之誤，屬泉州府晉江縣。又呂吉正壇靖名稱依呂應翔所抄集保留於岡山余家的資料，當本命為己巳年或己亥年的「三界靖集真壇」，則呂吉正當出生於1629年或1659年，且原在泉州府晉江縣青陽鎮設壇行道，呂應翔當為其後嗣子孫，且攜帶道壇相關資料來臺。

翁定獎到底與在泉州府晉江縣青陽鎮設壇行道的呂吉正關係如何？若是呂吉正就是翁定獎的度師，則從其1726年抄寫的《靈寶謝恩清醮道場科儀》已出現「應會壇記」判斷，翁定獎至遲在雍正4年(1726年，33歲)時已在其泉州師壇傳度受籙。而當時受籙的實際情形，從翁家所保存的《安籙》<sup>60</sup>科儀抄本中，

<sup>59</sup> 據林德勝道長回憶《靈寶祈安清醮宿啟金科》一書款識出自鳳山「王仔頭」(王姓知名道長俗稱)家，經筆者追蹤並親自拜訪到其孫子王冠顯(王安心子)，其鳳山中山東路住處仍保有老道壇布置，與部分相關經書抄本、法器法物(部分贈與筆者以為研究教學之用)。雖從其留下一些較晚且多未署名的抄本中，無法找到呂吉正、呂應翔的相關資料；但在王冠顯的協助下，所調閱出的王家日據戶籍資料，則可知「王仔頭」本名為王成章，其乃是鳳山王氏道士家族承先啟後的人物。筆者謹將目前掌握之譜系與相關資料紀錄三則，以為來日繼續追考：(1)鳳山王家原住所：鳳山廳(後改臺南廳，再改高雄州鳳山郡鳳山街)大竹里鳳山街(土名大老衙)九十三番地。(2)譜系：王長(?-1885)－王天寶(1869己巳-1906；王長次男，道士)－王居達(1896丙申-?；王天寶長男，職業為「紙細工職」，按應指糊紙)、王成章(1902壬寅-1939；王天寶次男)－王丙丁(1917-1917)、王夔堯(1923-?)、王夔鏗(讀作「光舜」即王安心，未奏職；1928-2007)、王昭明(1932-；王居達螟蛉子)－王冠顯(王安心子，曾學習道業一段時間，目前未從事相關行業)。另有王士海(1890庚寅-?)為王天寶從兄王首長男；王天寶後妻王蕭氏所(1884-?)，1909年招夫邱見(1885乙酉-1924)，邱見職業欄書明為道士。(3)又據高雄市著名道長蔡博懋(1947-)(蔡明賢(1916-1999)長子)指出，其家老抄本中王姓抄手，乃王安心家族，然可能是抄手自署道號(索引鳳山第一、二戶政電腦，均無顯示以上抄手作為戶長的資料，應都不是正名。)因以目前戶籍正名資料比對，仍未見相符者，只能留待日後繼續求證。(a)《靈寶祈安清醮降九御科》：光緒丙子貳年(1876)桂月弟子王邦花抄集，玄妙靖通真壇自用。(b)《靈寶玉壇發表科儀》：光緒參年歲次丁丑(1877)梅月夏筆玄妙靖通真壇(生於1841辛丑)籙士王建運抄集自用。(c)《玉皇經》：蓋「□鳳呂氏」方形小收藏章，卷中落款：「光緒戊寅肆年(1878)季夏之月抄集通真壇道子王建運自筆」，蓋「通真壇記」鈐章。(d)《無上玉籙血湖太丹拔度文檢》：大正6年(1917)丁巳孟春之月置(下蓋「鳳山市城內大廟口街成真壇」)鳳山埤城內大廟口街澄聖靖成真壇(筆者手中資料，無此壇靖號)道子王明逢敬抄。

<sup>60</sup> 題名為《安籙附安石獅全科》，後署「同治伍年(1866)四月吉置」，蓋「應會壇記」。按核對其筆跡，抄錄者為翁百寬；又「安石獅」部分缺，僅有「安籙」部分，其前並配合有相關文檢。此部分將配合早期鳳山道傳度受籙文檢另題討論。

步虛、淨壇、請神之後的「通意」內容可瞭解大概：

福建泉州府南安縣○都○里○保居住，奉道佩籙弟子○○，本命○○建生，  
念○○心歸大道，意慕真風，茲遇○元令節，幸  
祖師開濟度之門，許下民伸悔悟之誠，托憑道（或化）士代香遠叩  
福地龍虎山五十五代  
天師老祖，醮筵中拜受太上三五都功（盟威、三洞）經籙○宗，籙文、職帖、  
通關、路引、公牒、合同、環券，皈身佩奉，保命延生，欲伸平安，理宜安  
奉，涓告○月○日就家建立  
延生道場，宣經祝燈，批陳三獻，安奉籙中官將諸職吏兵，府保康寧。伏願  
師尊降格，列聖垂慈，納蠢茲之微誠，錫優渥之嘉負，祈星辰順度，保命基  
鞏固。冀籙職以高僊，俾罪愆而求息，扶身度命，保命延生，無疆之福永綏，  
積善之慶長存，凡在光中，永托神庇。

此〈意文〉內容除陳述相關配合科儀與文檢，值得深入研究外，另反映其關鍵時間乃在五十五代天師在位時，以及未能到龍虎山受籙，而由其度師採用「代香遠叩」的泉州傳度受籙地方傳統。按《藏外道書》中《白雲觀志》卷7〈補漢天師世家〉，記載五十五代天師張錫麟傳記言：

五十五代天師諱錫麟，字仁祉，號龍虎主人。常偕諸弟朝夕篤學，一遵庭訓。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襲爵，召見暢春園，賜庭宴，並賜香扇鍛疋，恩命如舊。屢覲天顏，寵貴有加。世宗憲皇帝御極，授光祿大夫。雍正五年（1727），例應入覲，法員婁近垣隨行，至杭州病篤，囑近垣曰：「吾無以報皇恩，子忠勤誠篤，其體予志，善事天子。」越日卒，遺疏臣子遇隆幼，請以次弟慶麟署理，得諭書賜允。八年（1730），上命近垣禮斗有應，發帑修太上清宮。九年三月，三弟昭麟以州同引見，命署大真人印務，協同監修上清宮，並賜銀幣還山。

據此，五十五代天師在位 12 年（1715-1727），正值翁定獎受籙期間，所以這被保留下來的泉州傳統《安籙》抄本與文檢資料就更加顯得珍貴。翁定獎可能出生

在臺灣，年輕時從臺灣返回泉州學道、受籙；或與其母未隨其父翁思甫同時渡臺，一直留在泉州晉江呂姓道壇學道，受籙後在泉州設壇行道，之後才與其母、兄弟等設法來臺與其父會合。<sup>61</sup> 所以其父母始能同葬臺灣。翁定獎渡臺前，開始整理抄錄從其師壇所獲得的傳授抄本，以及相關道壇蒐集而來的資料，然後在臺開始傳授道法。當然也可能呂吉正與翁定獎並無師徒關係，而是翁定獎當時已在臺灣學道，不論是祖傳或師授，然後於 1726 年左右利用呂吉正的受籙壇靖資料在臺灣受籙，或是返回原鄉泉州受籙。但這關係到在康熙末年，除了家傳外，在臺灣南路哪兒能學到高功的秘訣，與抄錄到目前所見的運用於齋醮與日常生活禮儀的各種道法抄本？<sup>62</sup>

## 五、翁家道壇家族內傳承譜系推定

翁定獎受籙設壇，不論其是否兼有家傳與師授的來源，都得將所受道法擇人而傳。以目前所見翁姓抄手為限，如前述找不到明確傳授給其收養的螟蛉子孫後嗣，而是將道法傳授給有血緣關係的翁姓子姪輩，自己成為翁姓道壇道法的祖源。以下以抄本時間先後為經，親屬輩份關係為緯，大分為三組後逐一探究：

### （一）翁爾蓉、翁元庇、翁元達

#### 1. 翁爾蓉

據《翁家族譜》記載：「天興：字鏞蓉，號士芙，日章公長子。娶余氏，生

<sup>61</sup> 按康熙末年起，從福建來臺者，可申請地方官給照；若無照偷渡者，則相關協助人員一併議處。如《泉州府志選錄·志事·海防》：「康熙五十八年覆准：凡往臺灣之船，必令到廈門出入盤查，一體護送，由澎而臺。從臺而歸者，亦令一體護送，由澎到廈，出入盤查，方許放行。又往臺之人，必由地方官給照；單身游民無照偷渡者，嚴行禁止。如有違犯，分別兵民治罪。不許地方官濫給照票。如有哨船偷帶者，將該管專轄各官分別議處。」（參見《泉州府志選錄·志事·海防》，頁 8）；又如雍正 8 年 5 月 6 日，〈刑部為會議福建觀風整俗使所奏事·提要〉：「咨為會議得應，如福建觀風整俗使所奏：嗣後偷渡過臺被獲，其客頭一犯應擬充軍，為從者減一等，贓追入官；澳甲地保知而不舉者連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內閣大庫檔案》，登錄號 287579-031。）

<sup>62</sup> 如附表一有雍正丙午歲（1724）菊月穀旦翁定獎所書的《道脈正宗秘旨玄科》，已全是高功行科的秘訣。又當翁定獎時，有萬錦 1726 年兩本抄本，蓋開鼎道印、定獎父、應會壇記三鈐記；陳琦瑋 1740-1749 年九本抄本，首頁經名下常整齊蓋應會壇記。其應表示萬、陳二氏此批抄本不是蒐集而來，似乎可將萬、陳二者當作是跟隨翁定獎的學生看待，或是表示其經文的來源經過翁定獎同意而抄出。



元芳；繼娶鄭氏，生元庇、元昆。」<sup>63</sup> 翁英順家奉祀的總神主牌中有「翁天與」，應為翁天興之誤；另鄭氏先妣僅有「鄭息娘」，應即翁爾蓉所繼娶的鄭氏。以目前蒐集的資料所見，翁爾蓉書法字體較潦草，僅抄寫兩部抄本：一是乾隆乙亥年（1755）蒲月學抄的《三元請夫人栽花科》；一是乾隆壬午年（1762）季秋重錄的《無上拔度策役發奏科儀全章》。翁爾蓉乃翁定獎長兄的長子，以所見抄本而言，是「鏞」字輩翁定獎唯一的傳人，所以前述翁定獎抄寫的十四本抄本中，就有五本蓋有「爾蓉勝記」的收藏章；且翁元庇與翁元達所抄錄的多種抄本，也留有此鈐章（下詳）。又以 1755 年、翁定獎 62 歲時，翁爾蓉所抄的《三元請夫人栽花科》，這部法派抄本若不是外求，則顯示翁定獎道法或家傳亦有法派淵源。

## 2. 翁元庇

據《翁家族譜》記載：「元庇：字胤祐、元宗，士芙公次子，娶陳氏，生仁山、三奇、八佾、大成。」<sup>64</sup> 總神主牌中有翁宗庇，及其所生四子：翁仁山、翁三奇、翁八佾與翁大成。核對其所抄寫的科本款識，其名除書元庇、元宗、宗庇外，如《太上慶宅安龍八山寶懺》中亦用「胤庇」；又「遙遠勝記」與「元宗」是其專用的藏書鈐印，「千里傳音」印記則應是其閒章。從翁定獎抄寫的抄本中，後來也留有三本翁元庇「遙遠勝記」鈐印；而翁元庇抄寫的七本科本中，也有四本（編號 1.4.5.6）皆蓋有「應會壇記、爾蓉勝記與遙遠勝記」三印記。除因其字跡工整，可能幫其父親謄寫科儀本外，亦可看出其是上繼從祖翁定獎、其父翁爾蓉道法，在家族來臺定居第四代「胤」字輩中，相當具有才氣且被倚重者，所以才能被賦予繼續編修《翁姓族譜》的責任。且從其 1801 年至 1812 年左右，抄錄的三部屬於禳瘟王醮的科儀經典：《禳災請王安位祝聖科》、《靈寶禳災宴祀天仙科範》（如附圖七）與《宴祀天仙科儀》，後二者乃相同的經文，從其款識鈐印位置判斷，《宴祀天仙科儀》可能幫其父親代抄。而翁家所傳承的抄本中，在翁宗庇之前，陳琦琿 1740-1749 年間所抄寫的九本抄本中，就已出現四本運用於王醮科儀的科本：

<sup>63</sup> 《翁家族譜》，頁 45。

<sup>64</sup> 《翁家族譜》，頁 47。

表三：翁家道壇中所見陳琦琨抄寫的王醮科本資料

抄本	資料	時間	抄手署文	鈐記	現存	備註
1.	靈寶禳災清醮道場科	1749	乾隆己巳歲荔月後學道陳琦琨抄 (花押「專心」)		翁家	王醮
2.	靈寶禳災正醮下壇科	1749	乾隆己巳歲荔月玄妙壇權用南山 琦琨抄(花押「專心」)	應會壇記	翁家	王醮
3.	靈寶禳災祭船科	1749	乾隆己巳夏月抄集玄妙壇權用末孛 琦琨立(花押「專心」)	應會壇記	翁家	王醮
4.	太上和瘟三獻科	1749	乾隆己巳仲夏書錄玄妙壇權用後學 琦琨氏抄立	應會壇記	翁家	王醮

資料來源：翁英順家所藏抄本。

陳琦琨所敬錄的王醮用途抄本，款識又言「玄妙壇權用」，且都蓋有與翁定獎「應會壇記」完全一樣的鈐記，其中至少可以說明兩點意涵：一是陳琦琨應是翁定獎的學生，抄本原屬於翁定獎所有，表明其道法來源；二是陳琦琨抄出的抄本，不僅表明來源是應會壇，且經過翁定獎同意認可，表明非偷錄而得。再依據《鳳山縣採訪冊》記載，大人宮境內即有乾隆 12 年（1747）由吳和尚募建、題額為「鳳儀宮」的王爺廟一座：「在大人宮莊（鳳山），縣東南十二里，屋八間（額『鳳儀宮』，祀溫、朱、池三王），乾隆十二年（1747）吳和尚建，光緒九年（1883）吳覺修。廟租三十六石。」<sup>65</sup> 相鄰的大林蒲莊也有奉祀溫王爺的「鳳林宮」，據該廟沿革碑記載，係創建於康熙 36 年（1697）；<sup>66</sup> 另當時鳳山縣長治里林園莊、興隆里內圍莊與港東加走莊，亦有乾隆年間興建的王爺廟。<sup>67</sup> 可想見當

<sup>65</sup> 盧德嘉，《鳳山縣採訪冊》，頁 181。

<sup>66</sup> 據該廟沿革碑記載，係創建於康熙 36 年，供奉溫府王爺及朱王爺靈旗，香火鼎盛，信眾普及於鄰近各地。廟內存有三百多年前的明代香爐一個，英國蘇格蘭晨鐘一個，與浙江溫州編造的籐製古扇等物。《鳳山縣採訪冊》丁部〈規制·祠廟〉則載：「一在大林蒲莊（鳳山），縣東南二十里，屋五間（額「鳳林宮」，內祀溫王），咸豐三年（1835）吳超然董修。」參見盧德嘉，《鳳山縣採訪冊》，頁 181。

<sup>67</sup> 按《鳳山縣採訪冊》丁部〈規制·祠廟〉記載：一在內圍莊（興隆），縣西十四里，屋八間（內祀池王），乾隆五十四年吳世芳募建，光緒十二年陳華董修。廟租二十元。二在新園莊（長治），縣西北五十六里，屋八間（額「福善宮」，內祀池王），乾隆二十九年張志凝建。四十九年謝君澤修，嘉慶十七年謝出坎繼修，道光三年楊總芳續修，咸豐十年黃餘慶重修，同治三年黃應清再修。三在加走莊（港東），縣東南四十里，屋二間（內祀李王），乾隆五十四戴包募建。廟租一百石。參見盧德嘉，《鳳山縣採訪冊》，頁 179、181-182。

時相關配合王爺廟的道士專業禳災驅瘟科儀，必有相當的需求，<sup>68</sup> 如據《重修鳳山縣志》卷3〈風土志·風俗·附錄〉就記載：

臺俗尚王醮，三年一舉，此送瘟之義也。附郭鄉村皆然，境內之人，鳩金造木舟，設瘟王三座，紙為之。延道士設醮，或二日夜、三日夜不等；總之，末日盛設筵席演劇，名曰請王。執事儼恪，跪進酒食；既畢，將王置船上，凡百食物，器用財寶，無一不具。送船入水，順流揚帆以去，或泊其岸，則其鄉多厲，必更禳之。每一醮，動費數百金，省亦近百焉，雖窮鄉僻壤，莫敢吝者。

民間齋醮祈福，大約不離古儺，近是。最慎重者曰王醮：先造一船曰王船，設王三位（或曰一溫姓、一朱姓、一池姓），安置外方，迎至壇次。齋醮之時，儀仗執事、器物筵品，極誠盡敬。船中百凡齊備，器物窮工極巧，糜金錢四、五百兩，少亦二、三百兩。醮畢，設享席演戲，送至水濱，任其飄去（紙船則送至水濱，焚之）。<sup>69</sup>

這一段重要的早期王醮史實記載，提供諸多可供深入研究的材料，其中與本主題最相關者，即「設瘟王神座三位」；不僅特別指出：「一溫姓、一朱姓、一池姓」，且其調查所見地點正在鳳山縣境。核考鳳山縣境在乾隆 29 年（1764）、《重修鳳山縣志》刊行前的王爺廟，而且主祀溫、朱、池三位王爺者，應只有《鳳山縣採訪冊》所記載：大人宮境內，在乾隆 12 年（1747）由吳和尚募建、題額為鳳儀宮的王爺廟。是否即是由住在大人宮附近（大橋頭或店仔後）的翁家道壇負責整個王醮科儀？所以今所見由陳琦琨、翁元庇抄錄的科儀本中，乃見相關王醮科本；且依其時間推算，縱使以 1764 為最晚記載，時當翁定獎 71 歲，亦有可

<sup>68</sup> 請參見李豐楙教授的相關研究：李豐楙，〈東港王船和瘟與送王習俗之研究〉，《東方宗教研究：東方宗教討論會論集》3（1993 年 10 月），頁 229-265；李豐楙，〈行瘟與送瘟：道教與民眾瘟疫觀的交流與分歧〉，收於漢學研究中心編，《民間信仰與中國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94），頁 373-422；李豐楙主編，謝聰輝、謝宗榮、李秀娥合著，《東港迎王》；李豐楙，〈嚴肅與遊戲：從蜡祭到迎王祭的「非常」觀察〉，《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88（1999 年秋 6 月），頁 135-172。

<sup>69</sup> 王瑛曾編纂，《重修鳳山縣志》，卷3〈風土志·風俗·附錄〉，頁 59。

能率翁爾蓉、翁元庇、翁元達與其學生們主行王醮科儀。而且前引今保存於岡山余信雄家的《靈寶祈安文檢：二、三、五朝通用》（題署「道光辛巳年弟子呂應翔抄集」）文檢資料，其內容中就抄錄有「新園王醮五朝要用文字」一批，此即證明在清道光辛巳年（1821）在新園鄉已舉行過五朝禳災王醮，乃能保留下這批文檢資料，是目前筆者田野調查中，所見南路清屬鳳山縣最早五朝王醮的書面紀錄。當時是誰主壇？還有其他資料保存否？與呂應翔有何關係？又與翁家有無關連？都是臺灣道教史上頗值得考證的一段珍貴歷史。

又其抄本中《太上慶宅安龍八山寶懺》自屬祈安慶成用途，而《教嬭》與《自籙雙挑應答唱念全卷》，與其父翁爾蓉所抄的《無上拔度策役發奏科儀全章》，皆屬家族拔度的齋儀科本。其中引人矚目的就是《自籙雙挑應答唱念全卷》，內容乃搬演目連救母、打虎煉度與呂蒙正故事等等，<sup>70</sup> 乃以勸孝為宗旨的「道士戲」，表現傳承閩南一帶道教與民俗中的音樂戲劇結合的一大特色。此本不僅是全本，有別於一般田野所見的簡本，從其中提到諸多清屬南路鳳山縣的地名，<sup>71</sup> 可證其至少兩百年前已實際演行於此一區域。其除具顯道教度生度亡的功德外，值得繼續與現仍保於田野的本子或實際演出（已非常少）作深入比較研究。

### 3. 翁元達

在《翁家族譜》與目前所見神主牌位中，找不到相同「翁元達」的名字，其鈐印為「元達勝記」大印，另一長條形小閒章不明，疑為「元達印」；其所親自抄寫的三朝本《靈寶金籙祈安大醮早（午、晚）朝科》、十本《無上冥王慈悲法懺》與《太上拔亡豎旛科儀》，都蓋有同樣的兩個印記。檢視翁定獎清雍正丙午歲（1726）菊月穀旦親書的《道脈正宗秘旨玄科》內容，乃是作為一位高功道長主行清醮臨壇演科的功訣，如《玉壇發表秘訣》、《策役秘訣》、《祝白秘旨》、《道場秘訣科儀》，與〈變水三序訣〉、〈變身咒〉、〈出神咒〉、〈變神咒〉、〈破穢咒〉

<sup>70</sup> 請參見李豐楙，〈臺灣中南部道教拔度儀中目連戲曲初探〉，《民俗曲藝》77（1992年5月），頁89-147；李豐楙，〈複合與變革：臺灣道教拔度儀式中的目連戲〉，《民俗曲藝》94（1995年7月），頁83-116。

<sup>71</sup> 如「落南路：大壺、二濫、竹戶、阿公店、橋仔頭；落來楠仔坑、統領營、下埤頭。一困請，一困行，請過下淡水、阿猴、踏樓、阿里港、冷水坑、渡頭、過山大庄；攀桂橋，九腳桶、坪仔頭、埤腹內、竹仔腳、斗門兜；過來武鹿塘、社頭。」念文中舊地名的詳實現在地點與路線，將另文進一步考證。

等等；而此傳本後蓋翁爾蓉的「爾蓉勝記」與「元達勝記」，表示這一秘傳的高功秘訣曾屬於翁爾蓉與翁元達。加上翁元達親自抄寫的三朝本《靈寶金籙祈安大醮早（午、晚）朝科》，其落款形式皆書：「大清道光丙申年端月吉置自真靖應會壇清溪翁元達敬錄」，其下先蓋翁定獎的「應會壇記」，然後即蓋其「元達勝記」大印。從其能擁有高功秘訣與傳錄重要的三朝清醮科儀本可知，不管其有無真正受籙，翁元達都應具備高功道長的實力。

以目前所見翁家所保存的抄本，共有三套內容一樣的三朝靈寶金籙祈安清醮科本：第一套是翁元達抄於道光丙申年（1836）（如附圖八），第二套是黃德昌抄於同治丁卯年（1867）（如下），第三套是翁道翔抄於光緒丙戌年（1886）。

表四：黃德昌抄寫的靈寶金籙祈安清醮三朝科範署文格式

抄本	資料	時間	抄手署文	鈐記	現存	備註
靈寶金籙祈安清醮早朝科範		1867	大清同治丁卯年花月吉置自真靖應會壇清溪黃德昌敬錄潛用		翁家	
靈寶金籙祈安清醮午朝科範		1867	大清同治丁卯年桂月吉置自真靖應會壇末學黃德昌敬錄替用		翁家	
靈寶金籙祈安清醮晚朝道場		1867	大清同治丁卯年菊月吉置自真靖應會壇末學黃德昌敬錄替用		翁家	

資料來源：翁英順家所藏抄本。

翁道翔的鈐印為「大人宮德真壇」，可知其受籙壇靖為「德真壇」；而反觀翁元達與黃德昌兩人落款格式相當接近，而且皆用「自真靖應會壇」。若是二人都曾傳度受籙，則翁元達應生於 1783 年的癸酉年（抄經時 50 歲），黃德昌應生於 1843 年的癸酉年（抄經時 43 歲）。但二人所敬錄的抄本，都蓋有與翁定獎「應會壇記」完全一樣的鈐記；所以更有可能的是二人未受籙，而仍沿用舊的翁定獎壇靖名稱，表明其來源是應會壇且經過認可。此一現象不止於此兩人所抄錄的經本，審視現存的翁姓抄手抄本，除翁道翔蓋上自己的壇號章記，翁德盛與翁癸本抄本較少無法得知外，其餘也多蓋上同款「應會壇記」。再衡之於非翁姓抄手部分：如萬錦、陳琦瑋，也多沿用此章；另尚有未比對出的不知名抄手抄本，也有

多本蓋上此印。又與翁元達相關的三種抄本：《道脈正宗秘旨玄科》、十本《無上冥王慈悲法懺》與《太上拔亡豎旛科儀》中，皆留有「爾蓉勝記」鈐印，表示翁爾蓉與翁元達關係頗為密切：是翁元達筆跡者，應表示為翁爾蓉抄經；不是翁元達筆跡者，則應為翁爾蓉傳人。因此有可能翁元達即是翁爾蓉的孩子：長子翁元芳、三子翁元昆；<sup>72</sup> 或者是家族內胤字輩（號元字輩）子姪。<sup>73</sup>

## （二）翁啟通、翁百寬、翁百享

### 1. 翁啟通

在《翁家族譜》與目前所見神主牌位中，找不到相同的名字，「啟通」二字應是其名，因為「啟」字並不在家族字號的排行用字中。目前唯一能找到他在家族世系排行的資料，即是其長孫翁百寬在清同治五年丙寅（1866）桂月，抄寫《道宗備旨三教文類全集》所留下的題記：「昔道光、同治五年丙寅桂月清溪翁啟通長孫重抄，自真靖應會壇，凡學道切曉得，真不可輕視。」若以翁啟通道光 5 年（1825）抄此部資料，到翁百寬同治 5 年（1866）年又再抄錄，兩者共相距 41 年，是頗合乎祖孫三代的時間，所以會以「昔道光、同治五年」連稱形式出現。審視翁啟通在咸豐 3 年癸丑（1853）所抄錄的三部經典：《太上雷霆解連釋罪真科》、《三元入嶽路關附俵錢科》與《元祈福祐續回元辰祝三元神科》，依其經文內容所敘：前一部可用於道場祈禳、保病、祈福其嗣；後兩部用於法場，特別是關於生命禮儀中的祭禳、縛煞、收魂，乃是「三元法派」的資料。後二者可上溯至前述的翁爾蓉所抄寫的《三元請夫人栽花科》，瞭解翁家道壇「法」脈的傳承的部分內容。又鈐記亦用翁定獎的「應會壇記」，應表示其未受籙為道長；且若以其抄經時間推斷（1825-1853），其應是家族內胤字輩（號元字輩）。

<sup>72</sup> 按《翁家族譜》：「元芳：字胤草，號元聯，士芙公長子，娶洪氏，生光聽。」「元崑：字胤崙，號元玉，士芙公三子，娶蘇氏，繼男八佾。」參見《翁家族譜》，頁 47

<sup>73</sup> 按《翁家族譜》，胤字輩尚記有五人：「衡：字胤信，士德公長子，娶呂氏，生拱、仰、照。」「豸：字胤素，士德公次子，娶李氏，生媽、超；繼娶王氏，生團、揆。」「長：字胤盛，士德公三子，繼男仰、團。」「喜：字胤悅，臨深公子，娶林氏，生珍、政、瑤。」「祺：字胤祥，陣公子，娶李氏，生堅、番。」（按翁祺為翁定獎之孫，應不是翁元達。）參見《翁家族譜》，頁 48。

## 2. 翁百寬 (1841- ?)

據翁百寬在清同治 5 年丙寅 (1866) 桂月，抄寫《道宗備旨三教文類全集》所留下的款識，其為翁啟通的長孫；又總神主牌位中有翁百寬、翁百享，二人應是兄弟。考察日據時期所留下來的戶籍資料，翁百享約生於 1845 年左右，而翁百寬略早於 1845 年，則其抄寫經典的時間 1866 年，約當其二十幾歲。按比對紅毛港蘇家古傳度文檢抄本中筆跡，有一部分正是翁百寬抄寫者，其中「應會壇後裔通真壇」，<sup>74</sup> 存立《道宗》曰，立切不可亂傳」一段，顯示翁百寬的受籙壇號是「通真壇」(乃「玄妙靖通真壇」省稱)，其應是生於道光 21 年辛丑 (1841)，而 1866 年抄寫經典時，應尚未奏職。且其所抄寫的〈正一玄壇門下牒〉(配合受籙進職的《太上正乙盟威修真玉經》使用) 所押時間為「同治」，揭示在清同治年間，曾使用過此批傳度受籙的經典與文檢，或許即是為了自己奏職準備而抄寫。

## 3. 翁百享 ( ? -1890)

目前尚未見到翁百享抄錄的相關資料，據日據戶籍資料記載整理如下：翁百享：妻吳暖，明治 22 年 (1889) 8 月 6 日過世，子天送、溪海，神主牌位同翁百享名。翁吳氏暖：生於弘化 3 年 (1846)，鳳山廳鳳山下里大林蒲庄吳六長女，文久元年 (1861) 4 月 2 日婚姻入戶；纏足，大正 13 年 (1924) 過世，翁家神主牌位中亦有「翁門吳氏暖娘」。

### (三) 翁道翔、翁朝貴、翁德盛、翁天送、翁癸本

#### 1. 翁道翔 (翁朝慶)

在《翁家族譜》與神主牌位中，以及索引日據戶籍戶主資料，皆找不到相同的名字，可見「翁道翔」不是本名而應是道號。其 1882-1890 年所抄錄的十本抄本，皆蓋有「大人宮德真壇」鈐印(附圖九)：「大人宮」顯示其道壇所在的地點，「德真壇」則是其受籙為道長的壇號。且其抄本大多留存於小港區大林蒲吳清心

<sup>74</sup> 原蘇家傳度文檢抄本此句中，「應會」與「通真」分別被覆蓋上「普照」二字，而考蘇電 (1880-1938) 曾奏職為道長，其受籙壇靖為「英化靖普照壇」，此「普照」二字應是其覆改。

道長家，以及鄰近而與吳家有傳授關係的林園鄉蔡博裕（1951-）、林明冠（1948-）兩家。訪談吳道長所說與相關老道壇的相關傳述，皆指稱有兩位翁姓兄弟（一道長，一道士），曾教授吳清心祖父吳列（1876-1928）與紅毛港蘇家先人；若以其所說歲數推算，頗合乎翁家後人所傳頌的翁朝慶（1843-1917）、翁朝貴兩兄弟的事蹟。但光靠口傳證據是薄弱的，2009年農曆春節筆者在翁家人的協助下，找到了翁朝慶的後人翁仲志（1949-）（已搬至大人宮隔壁二苓），以及調閱到翁朝慶作為戶主的相關日據戶政資料：證實翁朝慶、翁朝貴兄弟，正是翁宗庇長子翁仁山的孫輩，乃是翁定獎—翁爾蓉—翁宗庇以降，目前所能建構出的家族中重要的道法傳承譜系（如附表三）。如果配合口述的報導，應可認定翁道翔即是翁朝慶，其於39歲至47歲抄寫這一批經書。以下以翁仲志家中的神主牌位與1909年日據戶籍資料，整理翁朝慶相關資料如下：

戶主翁朝慶：翁玉振長男，母吳庄（神主牌作吳妝，紅毛港蘇家戶籍亦作吳妝）；職業由「田作」刪改為「道士」。（附圖十）原住鳳山廳鳳山下里大人宮庄三百番地，原戶主（父翁玉振）於1868年死亡而相續為戶主（時年25歲）。且按戶籍資料上「本居地」，即書「現住所」，「事由」欄也未載戶籍變更資料，所以可推知自其父翁玉振即設籍住於「大人宮庄三百番地」住所。<sup>75</sup>再訪問翁朝慶孫翁順吉妻翁氏張簡兩難（1922-；大寮人），言翁朝慶擁有三妻：原配大人宮人氏；二房屏東人氏，未正式結婚；三房鳳山荊蔥腳莊人氏。共有有三女，<sup>76</sup>無男。翁朝慶因無育男嗣，乃於1900年收養螟蛉子翁大江（1895-?），翁大江原鳳山廳小竹里九曲堂庄陳義三子，先被紅毛港人家收養，後又被翁朝慶收養；翁大江妻翁紅毛港楊氏品（1902-?；1916年嫁入），育有六男四女。又據翁家人指出，翁大江與其六子皆未能傳襲道法，所以翁朝慶道法乃藉由姻親與拜師關係，將翁家

<sup>75</sup> 據高雄市前鎮區地政事務所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大人宮庄》第8頁「甲區」第一至三番號事項欄記載：明治42年7月24日，翁朝慶從業主董標（住大竹里鳳山街土名大老衙72番地）購入鳳山下里大人宮庄三百番地，於大正6年7月25日移轉由其螟蛉子翁大江相續（1917翁朝慶死亡）。從戶政資料顯示，自翁朝慶父翁玉振即住在大人庄三百號，然土地所有權卻是董標擁有，翁玉振與董標的關係，因資料不足徵，待續追考。而大人宮三百番地，後因1971左右中鋼工業區開發而被徵收。

<sup>76</sup> 核對戶籍資料：其長女翁不（1886-?；於1907年招婿李博〔1888-?〕，1910年、24歲時再招婿洪壬癸〔1890-?〕，由大房大人宮人氏湯款所生；而次女翁花盞（1894-?）與三女翁氏秀鳳（1906-?），皆為三房所生。三房為鳳山廳鳳山上里荊蔥腳莊翁王氏市（1875-?；王清水姐），1891年（時16歲）嫁給翁朝慶；另神主牌中又載翁朝慶妻翁氏吳省，應即是未育子女之二房。



道法傳至鄰近的紅毛港蘇家與大林蒲吳家（另文專論）。經比對翁家與蘇家日據戶籍資料，其中顯示了重要的證據：「蘇後（?-1886）妻翁成（1846-1912），鳳山廳鳳山下里大人宮庄人氏，父翁王（玉）振，母吳妝（次女）。」按翁成即翁朝慶妹，於安政6年（1859，時13歲）4月12日嫁給蘇後；蘇瑞（1866-1912）即其所生之次子，應稱呼翁朝慶為大舅。因為藉由姻親而使翁朝慶與蘇瑞彼此為甥舅關係，所以目前發現的翁定獎抄本中，就有兩本留存有「蘇瑞」的收藏章，便能得到合理的解釋。

翁道翔受籙壇號為「德真壇」，此壇號雖不見於前面筆者所運用的六種「六十甲子壇靖」資料中，但其中卻透露出臺灣南路地域性的傳度特性。由於早期兩岸交通不便，在未能到龍虎山或回大陸原鄉受籙的限制下，臺灣正一派靈寶道壇發展出另一套傳度受籙的傳統。其中法號與壇靖名稱的授予部分，訪問相關老道士與其抄本證明，乃由各道壇所傳承的二十字「正一派詩」，<sup>77</sup> 由其度師擲筊取用一字或兩字作為法號，或亦作為道壇的名稱。如小港區紅毛港蘇家道壇的蘇瑞（1866-1912）本受籙資料〈學道立職字〉：「守道明仁德，真心實太和。至誠宣玉典，中正演金科。」下註用法為：「各走馬字。」小港區大林蒲吳清心（1931-）祖父吳列（1876-1928）本《靈寶傳度閱職給籙全部奏職文檢》（蓋「道士致真壇鳳山下里大林蒲庄地番二八六」圓章）：「守道明仁德，全真永太和。志誠宣玉典，忠正演金科。」其旁註明：「若要奏職，將只二十字取用二字。若有一字在內，方好進益，則二字在全內，取用也可。」這一套權宜的作法形成傳統，縱使到了第六十三張天師到達臺灣後，主張法號輩份改用新的四十字正一派詩，壇靖名稱沿用「六十甲子壇靖」，但在臺灣南路正一派靈寶道壇仍見傳承。<sup>78</sup>

<sup>77</sup> 按《藏外道書》第20冊，由小柳司氣太（1870-1940）在1934年所完成的《白雲觀志》卷3〈諸真宗派總簿〉中，錄有白雲觀所存道教各宗派派詩。其中記錄「第三七天師真人正乙派」派詩：「守道明仁德，全真復太和。志誠宣玉典，忠正演金科。沖漢通玄韁，高宏鼎大羅。三山揚妙法，四海湧洪波。」其前又錄有「第三一龍虎山正乙門下清微派」派詩：「沖漢通玄韁，高宏鼎大羅。仙源愈興振，福海啟洪波。」其下註明：「天師張虛靜真人，係江西龍虎山信州人，留傳天師。宣統元年仲秋，重續二十字。」

<sup>78</sup> 如施舟人，〈都功の職能の關する二、三の考察〉一文與實際訪查所得，岡山余信雄（1938-2003）道長1963年受籙時，雖由六十三代天師主持，其法號除採正一派詩「大字輩」排行用「余大明」外，亦用靈寶道壇南路傳承的方式，另取法號「余道明」。

## 2. 翁朝貴

筆者所見之四戶翁家神主牌位與索引日據戶政戶主資料，皆不見翁朝貴相關記載，但翁家後人皆稱他是翁朝慶的弟弟，職業是道士；此翁家後人的傳述，在以翁朝慶和翁添福作為戶主的資料中得到了證實。據翁朝慶戶中登記關係稱為「甥」<sup>79</sup>的翁添福（1872-?），即書明為翁朝貴與郭氏笑之長男；翁添福妻潘氏呆棧（1875-?），育有二男翁味記（1897-?）、翁怡記（1902-?）。從其變更「事由」記載：「鳳山廳大竹里戲獅甲庄百番地廢戶，上明治四十年（1907）一月十八日入戶；鳳山廳大竹里戲獅甲庄九十番地明治四十年（1907）八月二十日分戶（按此指從翁朝慶戶分出之住所）。」核對鳳山市第一戶政事務所戶主翁添福資料：父翁朝貴，母郭氏笑，出生別為長男，職業由「道士」塗刪更為「田作，甲長」（1909年改隸為臺南廳時更正，又按十戶為一甲）。其變更「事由」記載：「鳳山廳鳳山下里大人宮庄三百番地翁朝慶甥，長男，明治四十年（1907）八月二十日分戶（下有記載者簽章）。臺南廳大竹里戲獅甲庄九十番地，明治四十三年（1910）十月二十三日轉居（下有記載者簽章）。」按此「轉居」二字下所省略地點，記載於「現住所」：刪改「鳳山廳大竹里戲獅甲庄九十番地」為「臺南廳大竹里戲獅甲庄百二十一番地」。由以上記載可知：翁朝貴應在1868年，翁朝慶相續任大人宮庄三百番地戶長時，另遷居至鳳山廳大竹里戲獅甲庄百番地，但以目前電腦資料無法證實；而後其子翁添福（時35歲）一家人於明治40年（1907）1月18日遷入其伯戶翁朝慶戶籍。原因雖無法得知，但推論此時翁朝貴應早已死亡，因據翁氏後人報導其較早亡故；而翁朝貴為當時知名之道士，從其子翁添福原先職業欄登記為道士，即顯示其為家傳之因素。

## 3. 翁德盛

總神主牌位中有一「翁德性」，兩者閩南音相同，應即是翁德盛或其同音錯字；且目前所見的抄本，只有一本留存於大林蒲吳清心家的《太上雷霆解連釋罪真科》，乃光緒丁亥年（1887）花月翁德盛抄錄。若翁德盛不是正名，以其抄經年紀頗接近翁朝貴，不知是否即是翁朝貴的另一別稱？

<sup>79</sup> 甥：兄、弟、姐、妹所生之子、養子、螟蛉子及姪之招婿。臺中縣政府編集，《日治時期戶籍登記法律及用語編譯》，第二章〈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各欄填記釋譯〉，頁40。

#### 4. 翁天送 (1868-1944)

以目前所見抄本，翁天送並未有抄經的紀錄，翁家後人言其與翁朝慶同輩，曾奏職為道長。據日據戶籍資料載明：其住所為鳳山廳鳳山下里大人宮庄一百八一番地，父翁百享、母翁吳氏暖，生於明治元年（1868），死於昭和 19 年（1944），職業欄書明「由佃作道士」（附圖十一）；妻林早（1875-1925，1892 年嫁入），子和發（1906-1907）、癸本（1909-1956）、炎木（1912-1960）。現翁家神案旁，仍掛有其坐姿畫像，神主牌位中同此名。由於未能得知翁百享父親的名字，所以無法瞭解翁百享與翁朝慶父翁玉振排行，以及道法傳承關係；但根據前述知名道長翁朝慶沒有子嗣傳緒道法，原來翁朝慶所擁有的道壇經書抄本與法物法器，會不會留存於原翁家血脈、道脈且奏職為道長的翁天送手中？以兩者雖為同輩，但相差 25 歲的狀況下，這些經書抄本與法物法器作為翁天送設壇行道的「簍底」（行頭），是非常有可能的。亦即筆者所發現的一百多本翁家抄本，原先可能在翁朝慶道壇，而後才又被翁天送所繼承，然後一直留存於翁天送子孫手中。

#### 4. 翁癸本 (1909-1956)

據日據時期戶籍資料：翁癸本父翁天送，母林早（1875-1925），妻洪漏于（1911-1912，父洪老，紅毛港人），生子五人：國泰、國榮、國材、國裕、國振，神主牌位中同名。現翁家神案旁，仍掛有其立姿畫像，乃高雄市著名道長蔡明賢（1916-1999，蔡博懋父）長兄蔡明居（亦任道士）所畫，應可證明兩家的交往關係。又其諸子中，只次子翁國榮（1931-1994）曾學道法。但因地理師專業，又曾擔任店仔後庄（今店鎮里）村長，且將重心轉向殯葬業，所以無法專心於道業；以致其後將家藏抄本借出（中藏族譜），致使這批抄本與翁家失聯近三十年。

## 六、結論

道教自明末清初開始陸續隨著移民傳入臺灣，除了形成在地化的特色外，仍然堅韌地傳承古來閩、粵正一派的火居道法傳統。且由於保存、傳續完整，未經過大規模限制與破壞，歷來被相關研究學者所重視，公認是道教科儀史上的「活

傳統」。但其研究成果，較著重在正一派靈寶道壇北路「臺南道」與北部道法二門道壇，對於今高高屏靈寶道壇的道法源流深入探析者，仍然相當有限。由於《翁家族譜》與翁家道壇古抄本的陸續出現，讓我們知道近三百年前，在清屬臺灣南路鳳山縣鳳山庄大人宮一帶（大橋頭或店仔後），就有一翁姓道壇存在；其與大人宮境內乾隆 12 年（1747）興建的王爺廟鳳儀宮奉祀關係密切，且可能是《重修鳳山縣志》上所記載的最早王醮的演法者。以現存的一百多本存留於翁家的抄本資料，其翁姓抄手有清楚款識者：最早的是清雍正 2 年（1724）季秋，抄手署名為翁定獎；最晚的是日據昭和庚辰年（1940）9 月翁癸本（1909-1956）。抄本內容涵蓋道教清醮、慶成、傳度、王醮與功德齋醮科儀，以及三元法派用於生命禮儀中解除儀式的相關經典與文檢，具顯正一派靈寶道壇的屬性，以及道、法二門兼備的實質特色。而且此一翁家道壇不僅在家族中傳承，從抄本中留有頗多非翁姓抄手的題記，以及部分抄本現仍保存於高雄縣市老道壇中；其不管是透過拜師、交換與婚姻的方式，都是值得再追蹤研究的重點，對建立高高屏靈寶道壇的傳承譜系，亦是不可或缺的史料。

從其相關族譜的考察，為我們解開大人宮《翁家族譜》的編纂與續修的過程，以及抄本中許多未見於史傳文獻的作者來歷。可知泉州第九代翁裕之子（第十代）：璜、瑀、瑒、瑜其中之一，在泉州完成初次祖譜，其時間應即李節義撰序的嘉靖八年（明世宗，1529）；而在臺灣首次整理增補舊譜者，即為翁思甫所生七子之一，其時間為來臺定居繁衍之後，當為康熙末年左右。今所發現的大人宮《翁家族譜》，乃是來臺第四代翁元庇重新寫定，比對目前所見其所抄錄的科儀本，時當嘉慶 6 年辛酉（1801）至 17 年壬申（1812）之間。再根據相關資料與本文考證，可以重構以翁元庇為核心，溯源其自泉州傳承與其後續世系如下（未標明幾房者即獨子）：泉州一點（定居泉州第一代）、二尚簡、三健、四明、五安卿、六勝（大房）、七慶佑（三房）、八彘、九治齋（三房，安溪縣依仁里科坂第一代）、十俊道（大房）、十一普榮（二房）、十二順齋（六房）、十三子立（三房）、十四日淑（二房）、十五廷紳、十六瑞發（三房，定居臺灣第一代）、十七定尚（大房）、十八爾蓉（大房）、十九元庇（二房）、二十仁山（大房）、二十一玉振（？）、二十二朝慶（大房）。而依據來臺定居的第二代與第四代所續修的族譜記載，並

分析當時的時代背景，與其祖先埋葬之地的所在，可推論翁定獎祖父翁廷紳在明鄭時期已先行單獨、或舉家來臺。

按筆者目前所見，大人宮翁家道壇最早抄本所留下的署名者為翁定獎，從其款識名號考證，其受籙壇靖「應會壇」，乃是「自真靖應會壇」的簡稱，生於清康熙 32 年（1693）之癸酉年；除五本未署明時間外，其餘九本顯示：最早抄寫於 26 歲（歲次甲辰季秋穀旦，1724），最晚抄寫於 54 歲（時乾隆拾壹丙寅年仲秋，1746）。另抄本題記署文中，出現「集」、「重抄」、「重集」、「重錄」、「傳錄」與「暫用」等用語，可知其有所本、有所源與有所據。以目前資料考察，翁定獎應會壇的可能來源，尚不能排除淵源自泉州原鄉道法的可能性。而翁定獎不論是否有家傳淵源，從其壇靖稱號獨與道光辛巳年（1821）弟子呂應翔抄集的《靈寶祈安文檢：二、三、五朝通用》本後附的受籙壇靖名稱相同；又其道壇傳承的《安籙》科儀〈意文〉中，所反映的五五代天師在位時泉州傳度受籙的地方傳統，乃適值翁定獎受籙期間，可證實其學習道法與之後受籙，應與呂姓道壇有密切關係。再隨著翁清義、翁仲志家祖先神主牌位的新資料發現，輔以日據相關戶籍證據考論，讓翁定獎子孫之一脈得以建立；其道法傳承中翁朝慶這條重要道脈，也能夠確實清楚重構。筆者將目前對大人宮翁家譜系與道壇道法源流研究的初步結論，兩者合製總表如附表四，以便為重建翁定獎老道長在臺灣道教傳承史上應有的地位，以及後續的研究奠立一重要基礎。

附表一：翁家道壇翁姓抄本現存狀況表（50本）

## （一）翁定獎

抄本	資料	時間	抄手款識	鈐記	現存	用途、備註
1.清醮進表科		1724	歲次甲辰季秋穀旦清溪定獎氏寫	闡鼎道印、定獎父	翁家	清醮
2.道脈正宗秘旨 玄科		1726	時雍正丙午歲菊月穀旦清溪葛峰六桂定獎氏書	闡鼎道印、定獎父、爾蓉勝記、元達勝記	吳家	功訣
3.靈寶謝恩清醮 道場科儀		1726	六桂定獎重抄 時雍正四年歲次丙午陽月後學定獎重集誌	闡鼎道印、應會壇記、爾蓉勝記、遙遠勝記	翁家	清醮
4.靈寶祈安啟師 聖玄科				闡鼎道印、定獎父、鳴鳳有音	吳家	清醮、與5筆跡同
5.靈寶祈安清醮 謝師聖科		1732	雍正壬子歲清溪翁定獎六桂氏	闡鼎道印、定獎父	吳家	清醮
6.無上十廻拔度 宿啟道場		1736	時龍飛乾隆丙辰元年孟夏吉旦清溪葛峯山主人定獎拙筆	闡鼎道印、定獎父	林家	齋儀
7.靈寶清醮降帝 三獻科		1737	乾隆丁巳年桂月重錄應會壇暫用清溪葛峯定獎集	闡鼎道印、定獎父、應會壇記	郭家	清醮，後稱靈寶清醮降帝正醮科、郭明玉得自其師吳清心
8.靈寶清醮降帝 東班請聖科				闡鼎道印、定獎父、應會壇記	吳家	清醮
9.靈寶清醮降帝 西班請聖科				闡鼎道印、定獎父、應會壇記	吳家	清醮，7、8與9筆跡相同
10.靈寶謝恩啟白 科		1737	時歲次丁巳季秋穀旦應會壇定獎傳錄	闡鼎道印、定獎父、應會壇記、爾蓉勝記、遙遠勝記	翁家	清醮
11.太上玄靈北斗 本命延生真經		1746	時乾隆拾壹丙寅年仲秋重錄	闡鼎道印、定獎父、應會壇記、爾蓉勝記、遙遠勝記、蘇瑞	吳家	清醮，爾蓉勝記、遙遠勝記、蘇瑞後蓋
12.太上三元賜福 妙經		1746	時歲乾隆拾壹丙寅年仲秋重錄清溪六桂定獎	闡鼎道印、定獎父、爾蓉勝記、蘇瑞	林家	清醮
13.無上黃籙拔亡 道場科				闡鼎道印、定獎父	林家	齋儀
14.普度（咒印）				闡鼎道印、定獎父、應會壇記	吳家	齋醮通用、與11筆跡同

## (二) 翁爾蓉

抄本 \ 資料	時間	抄手款識	鈐記	現存	備註
1.三元請夫人栽花科	1755	乾隆乙亥年蒲月學抄		翁家	法場、栽花請夫人婆姐科
2.無上拔度策役發奏科儀全章	1762	時乾隆壬午年季秋清溪爾蓉重錄		翁家	齋儀、1 字跡同此

## (三) 翁宗庇

抄本 \ 資料	時間	抄手款識	鈐記	現存	備註
1.禳災請王安位祝聖科	1801	時嘉慶辛酉清溪翁宗庇重錄抄用	應會壇記、爾蓉勝記、遙遠勝記	翁家	王醮
2.靈寶禳災宴祀天仙科範	1809	嘉慶己巳桐月穀旦清溪翁宗庇抄錄暫用	千里傳音、遙遠勝記	余家	王醮
3.太上慶宅安龍八山寶懺	1812	嘉慶拾柒年梅月吉置胤庇書	千里傳音、遙遠勝記	吳家	慶成
4.宴祀天仙科儀			應會壇記、爾蓉勝記、元宗	翁家	王醮
5.自籙雙挑應答唱念全卷			應會壇記、爾蓉勝記、千里傳音、遙遠勝記、護封	翁家	齋儀
6.太上玉清謝罪登真寶懺			應會壇記、爾蓉勝記、遙遠勝記、元宗	翁家	齋儀
7.教孀			應會壇記、遙遠勝記	翁家	齋儀

## (四) 翁元達

抄本 \ 資料	時間	抄手款識	鈐記	現存	備註
1.靈寶金籙早朝啟聖科	1836	大清道光丙申年端月吉置自真靖應會壇清溪翁元達敬錄	應會壇記、元達勝記、岡山通妙壇印	余家	清醮、有一間章不明
2.靈寶金籙午朝啟聖科	1836	大清道光丙申年端月吉置自真靖應會壇清溪翁元達敬錄	應會壇記、元達勝記、岡山通妙壇印	余家	清醮、有一間章不明
3.靈寶金籙晚朝啟聖科	1836	大清道光丙申年端月吉置自真靖應會壇清溪翁元達敬錄	應會壇記、元達勝記、岡山通妙壇印	余家	清醮、有一間章不明
4.無上冥王慈悲法懺一至十卷			應會壇記、爾蓉勝記、元達勝記	翁家	齋儀、有一間章不明
5.太上拔亡豎牒科儀			應會壇記、爾蓉勝記、元達勝記	翁家	齋儀、有一間章不明

## (五) 翁啟通

抄本 \ 資料	時間	抄手款識	鈐記	現存	備註
1. 太上雷霆解連釋罪真科	1853	咸豐癸丑翁啟通	應會壇記	翁家	法場
2. 三元入嶽路關附儀錢科	1853	咸豐參年歲次癸丑陽月吉置清溪翁啟通抄	應會壇記	翁家	法場
3. 元祈福祐續回元辰祝三元神科	1853	咸豐參年歲次癸丑拾月吉置清溪翁啟通抄	應會壇記	翁家	法場

## (六) 翁百寬

抄本 \ 資料	時間	抄手款識	鈐記	現存	備註
1. 靈寶祈安清醮安真文	1866	同治伍年元月吉置清溪百寬抄錄	應會壇記	翁家	清醮
2. 無上十迴詣靈請爐科	1866	時龍飛在丙寅二月吉旦	應會壇記	翁家	齋儀
3. 無上十迴轉經啟謝神王科	1866	時龍飛在丙寅二月吉旦	應會壇記	翁家	齋儀
4. 安籙附石獅全科	1866	同治伍年四月吉置	應會壇記	翁家	奏職、字跡同
5. 道宗備旨三教文類全集	1866	昔道光、同治伍年丙寅桂月清溪翁啟通長孫重抄自真靖應會壇凡學道切曉得真不可輕視	應會壇記、另一章不明	郭家	類書、影印自吳家
6. 太上正乙盟威修真玉經		〈正一玄壇門下牒〉所押時間為「同治」		翁家	奏職
7. 靈寶祈安清醮三元寶懺中卷			應會壇記	翁家	清醮、字跡同

## (七) 翁道翔

抄本 \ 資料	時間	抄手款識	鈐記	現存	備註
1. 靈寶清醮宿啟科儀全集	1882	光緒捌年吉旦德真壇翁道翔敬抄	大人宮德真壇	吳家	清醮
2. 靈寶清醮早朝科	1886	光緒丙戌年吉置翁道翔敬抄	大人宮德真壇	蔡家	清醮
3. 靈寶祈安清醮午朝科範	1886	光緒丙戌年妙抄弟子翁道翔末學	大人宮德真壇	蔡家	清醮



4.靈寶清醮晚朝科範	1886	光緒丙戌年抄弟子翁道翔妙	大人宮 德真壇	蔡家	清醮
5.靈寶慶成請后土安座	1886	光緒丙戌年花月吉置德真壇敬抄	大人宮 德真壇	林家	慶成
6.靈寶慶成慶宅關五土 弧矢燈全集	1887	光緒丁亥年端月吉旦翁道翔抄用	大人宮 德真壇	吳家	慶成
7.太上慶成慶宅安龍八 山懺上卷	1887	光緒丁亥年吉置弟子翁道翔敬抄	大人宮德 真壇	吳家	慶成
8.太上慶成慶宅安龍八 山懺下卷	1887	光緒丁亥年花月吉旦弟子翁道 翔妙抄	大人宮 德真壇	吳家	慶成
9.無上拔度分燈捲簾科	1887	光緒丁亥年吉置翁道翔抄用	大人宮 德真壇	林家	齋儀
10.無上拔度召魂沐浴 科儀	1890	光緒庚寅年道翔敬抄妙集	大人宮 德真壇	吳家	齋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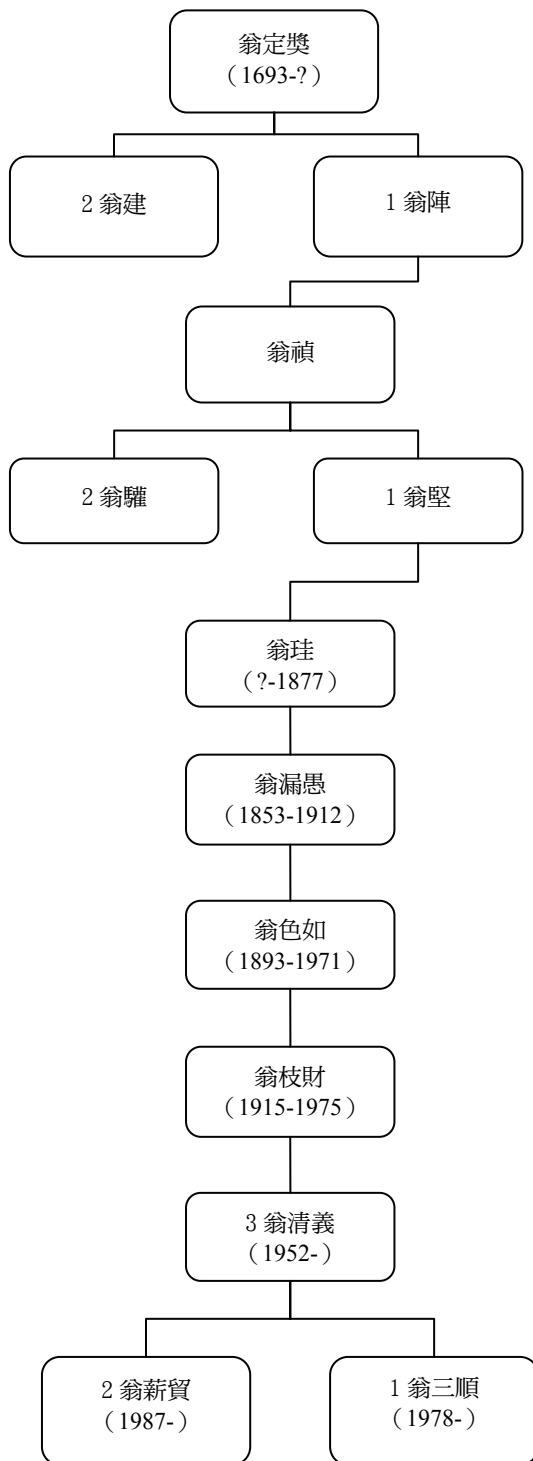
## (八) 翁德盛

資料 抄本	時間	抄手款識	鈐記	現存	備註
太上雷霆解連釋罪真 科	1887	光緒丁亥年花月翁德盛抄錄		吳家	法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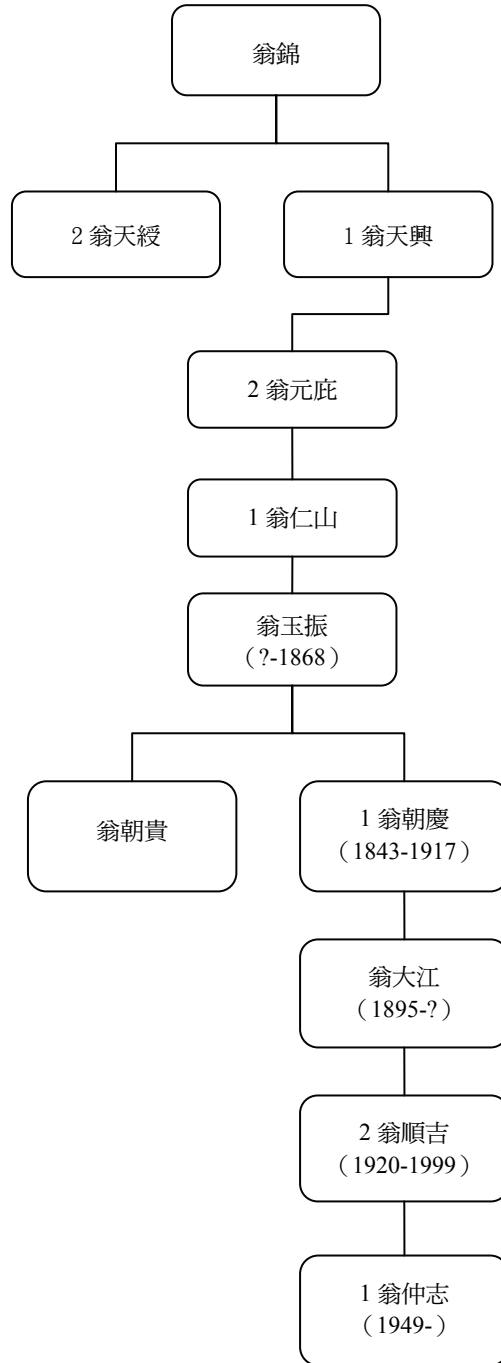
## (九) 翁癸本

資料 抄本	時間	抄手款識	鈐記	現存	備註
無上九幽解結釋罪科 範	1940	昭和庚辰年九月應會壇翁癸本 敬錄		翁家	齋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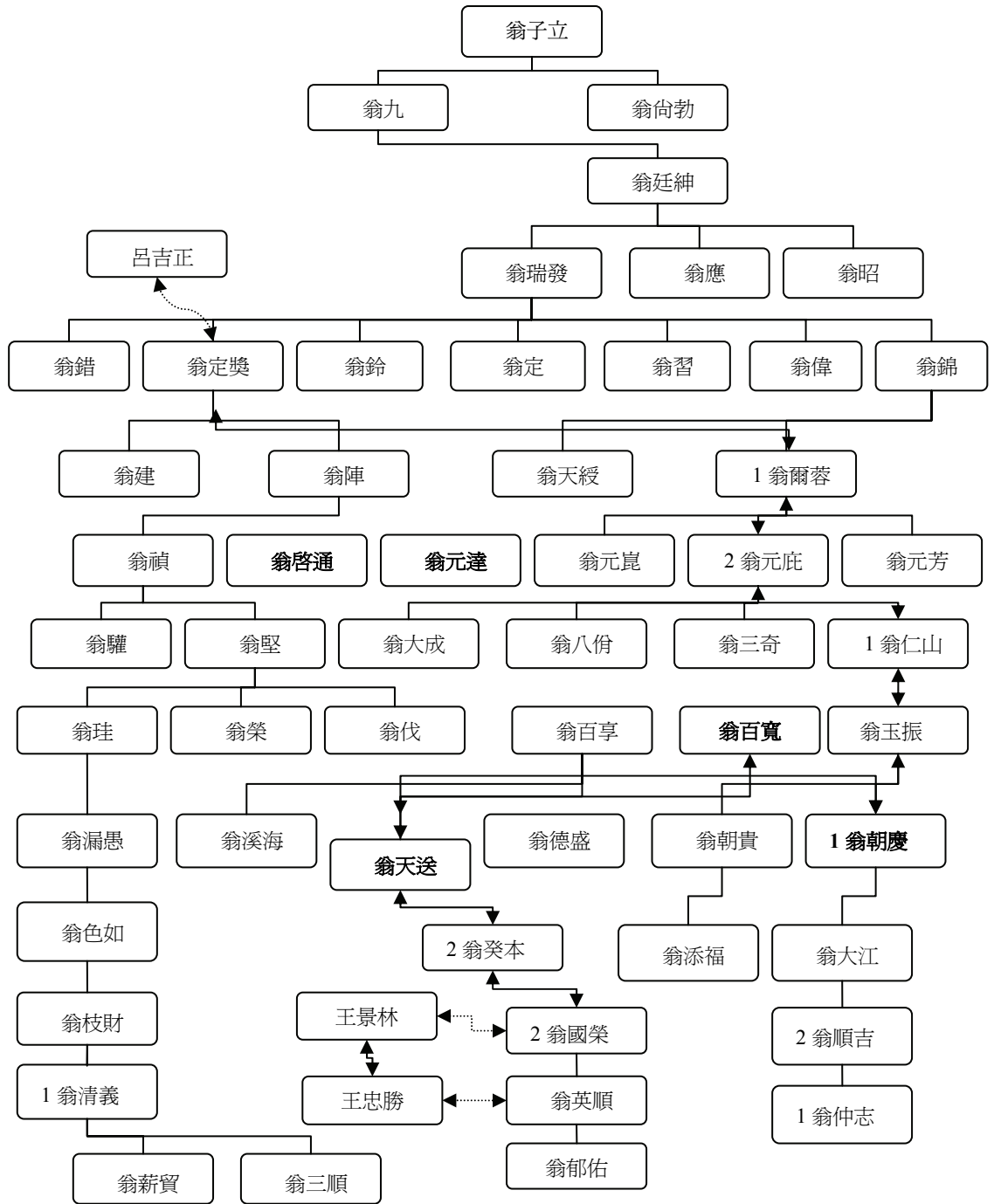
附表二：翁定獎傳承世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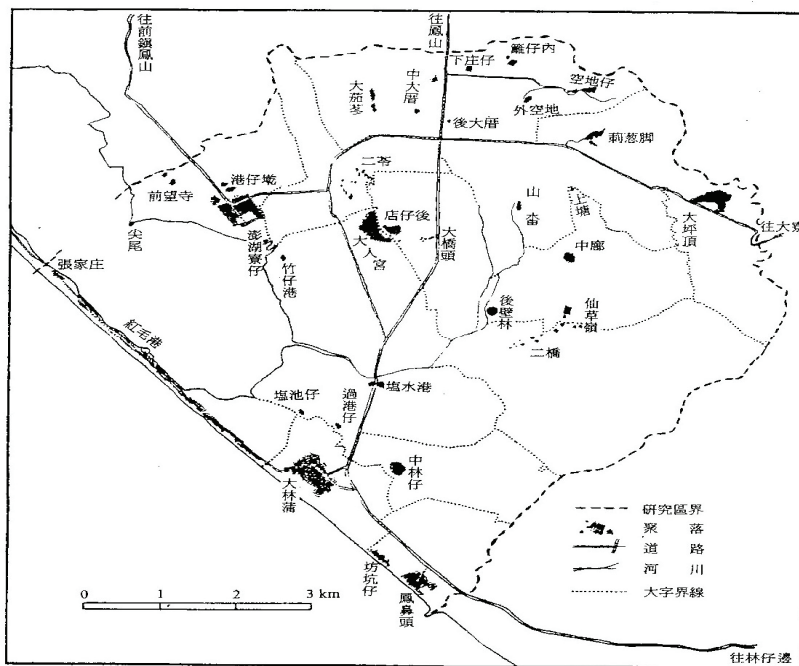
附表三：翁朝慶源流世系



附表四：大人宮翁家世系與道法傳承譜系總表（箭頭即道法與經書傳承譜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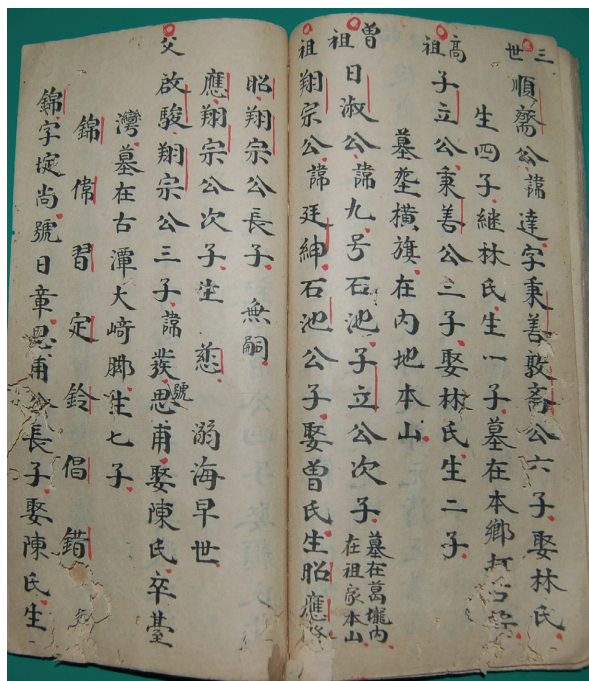


附圖一：小港庄的聚落分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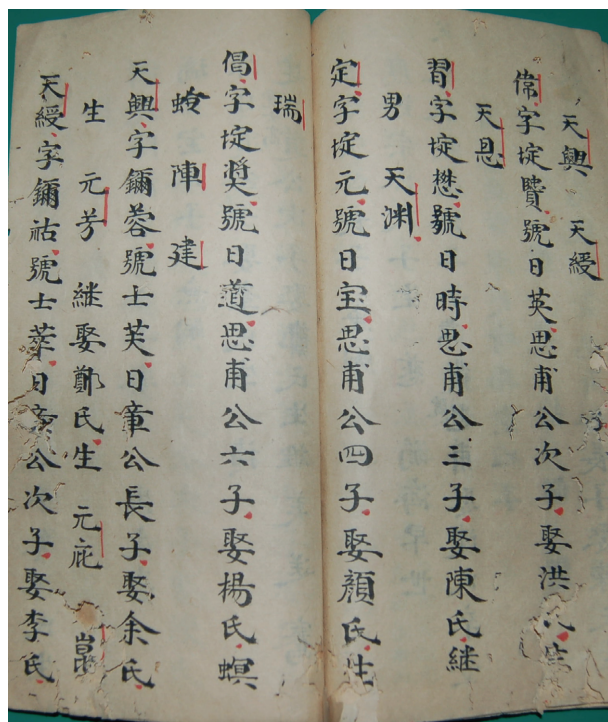


(引自李明賢文)：日據時期地形圖（昭和3年測圖，昭和7年修正圖），田野調查大正7年更正地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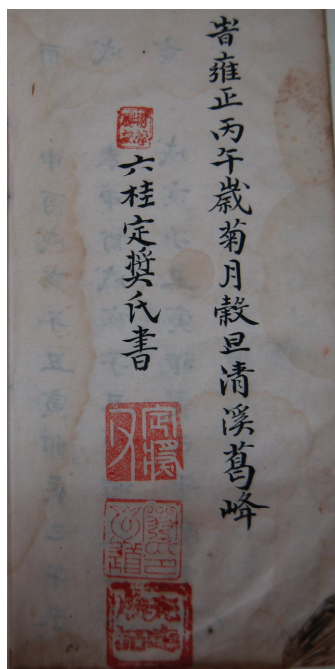
附圖二：《翁家族譜》來臺初修家譜者所書稱謂



附圖三：《翁家族譜》中翁定獎、翁爾蓉與翁元庇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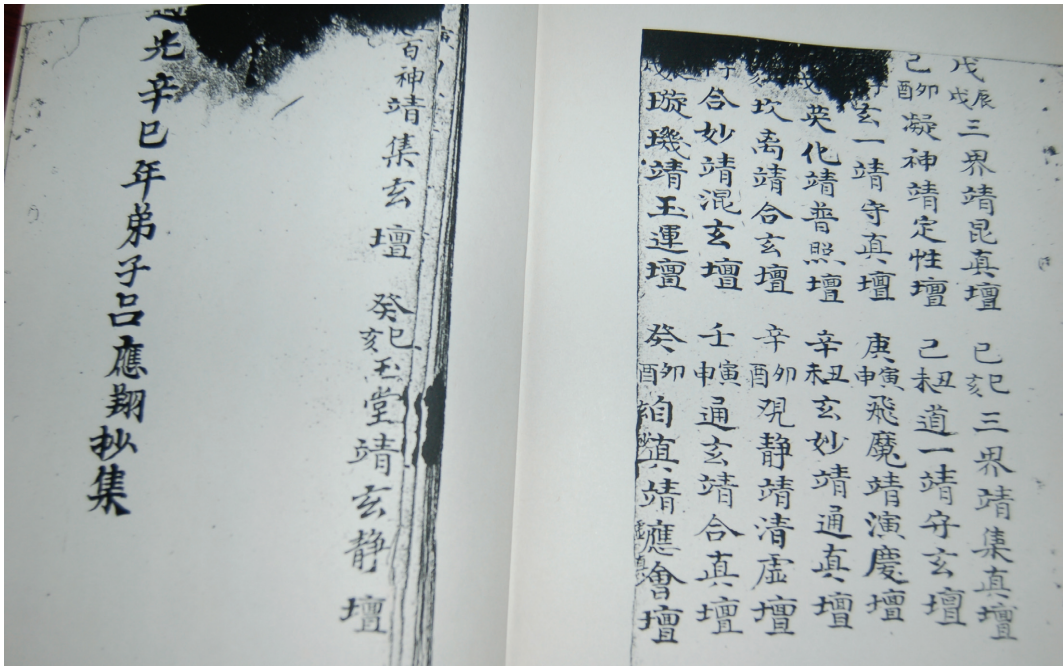
附圖四：翁定獎抄本款識與翁定獎、翁爾蓉與翁元達鈐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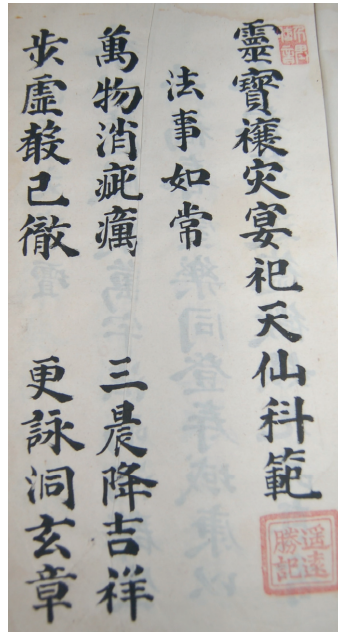
附圖五：翁英順家目前所保存的道壇與神龕布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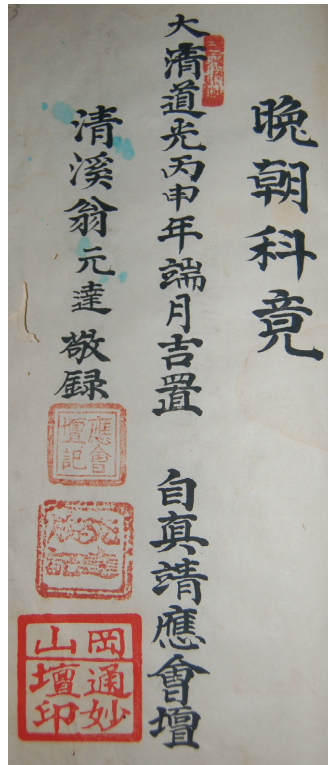
附圖六：道光辛巳年呂應翔抄本中六十壇靖資料



附圖七：翁元庇王醮抄本與鈐印



附圖八：翁元達晚朝抄本款識與鈐印





附圖九：翁道翔晚朝抄本款識與鈐印



附圖十：翁朝慶戶籍資料

頁數 0110		冊數 0011		頁數 3		冊數 3		冊數 3		冊數 3	
由		事		由		事		所		住	
		鳳山廳鳳山里新豐脚庄王清水仰明臨字四年 五月廿日孤烟八 初九傷生						大正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死		鳳山廳鳳山下里大人宮庄 三百	
足		經		足		經		番		地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妻		主		妻		主		妻		主	
王		朝		王		朝		王		朝	
市		慶		市		慶		市		慶	
八年八月拾四日		四年元月本日		八年八月拾四日		四年元月本日		八年八月拾四日		四年元月本日	



## 引用書目

- 《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原文與全文檢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 大人宮《翁家族譜》。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史籍自動室，《臺灣文獻叢刊電子資料庫》，網址：<http://www.ith.sinica.edu.tw/data.htm>。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內閣大庫檔案》，登錄號 287579-031。
- 丁煌
- 1990 〈臺南世業道士陳、曾二家初探：以其家世、傳衍及文物散佚為主題略論〉，《道教學探索》3: 283-357。
- 丸山宏
- 2004 《道教儀禮文書の歴歴史的研究》。東京：汲古書院。
- 大淵忍爾（編）
- 1983 《中国人の宗教儀禮：仏教・道教・民間信仰》。東京：福武書店。
- 山田明廣
- 2008 〈道教齋儀の研究〉。関西：関西大学大学院学文学研究科中国文學専攻博士論文。
- 王瑛曾（編纂）
- 1962[1764] 《重修鳳山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4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呂鍾寬
- 1994 《臺灣的道教儀式與音樂》。臺北：學藝出版社。
- 李明賢
- 1994 〈高雄市小港區的聚落沿革〉，《高雄文獻》6(3): 17-51。
- 李豐楙
- 1992 〈臺灣中南部道教拔度儀中目連戲曲初探〉，《民俗曲藝》77: 89-147。
- 1993 〈東港王船和瘟與送王習俗之研究〉，《東方宗教研究：東方宗教討論會論集》3: 229-265。
- 1994 〈行瘟與送瘟：道教與民眾瘟疫觀的交流與分歧〉，收於漢學研究中心編，《民間信仰與中國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 373-422。臺北：漢學研究中心。
- 1995 〈複合與變革：臺灣道教拔度儀式中的目連戲〉，《民俗曲藝》94: 83-116。
- 1999 〈嚴肅與遊戲：從蜡祭到迎王祭的「非常」觀察〉，《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88: 135-172。
- 2000 〈臺灣道教抄本史料及其運用〉，收於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二十一輯：臺灣史料的蒐集與運用討論會論文集》，頁 361-398。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 2005 〈王醮科儀與迎王祭典：臺南地區瘟神信仰與地方傳統的交流〉，收於黎志添主編，《香港及華南道教研究》，頁 434-484。香港：中華書局。
- 李豐楙（主編），謝聰輝、李秀娥、謝宗榮（合著）
- 1998 《東港迎王：東港東隆宮丁丑正科平安祭典》。臺北：學生書局。
- 1998 《東港東隆宮醮志：丁丑年九朝慶成謝恩水火祈安清醮》。臺北：學生書局。

高拱乾（纂輯）

1960[1696] 《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6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張譽薰

2003 〈道教「午夜」拔度儀式之研究：以高雄縣大寮鄉西公厝道士團為例〉。嘉義：南華大學生死學系碩士論文。

淺野春二

2005 《台湾における道教儀礼の研究》。東京：笠間書院。

莊成（主修）、沈鐘、李疇同（纂），福建省安溪縣志編纂委員會（整理）

1988(1757) 《安溪縣志》。福建：廈門大學出版社。

莊忠山

2005 〈小港鄉公所沿革〉，《高雄文獻》18(1): 100-117。

2007 〈小港糖廠沿革〉，《高雄文獻》20(1): 2-56。

2008 〈日治時期小港庄（上）〉，《高雄文獻》21(4): 48-143。

連橫

1962[1921] 《臺灣通史》，臺灣文獻叢刊第 12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陳文達（編纂）

1961[1720] 《鳳山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2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陳立欣

2005 〈日治初期抗日人士：林少貓之傳奇一生〉，《歷史月刊》204: 87-92。

彭孫貽（撰）、李延昱（補編）

1959 《靖海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3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楊英

1958 《從征實錄》，臺灣文獻叢刊第 3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廖和桐

1977 《臺灣道士名鑑》。雲林：道德文化出版社。

臺中縣政府（編集）

2005 《日治時期戶籍登記法律及用語編譯》。臺中：臺中縣政府。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60 《福建通志臺灣府》，臺灣文獻叢刊第 8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盧德嘉

1960[1895] 《鳳山縣採訪冊》，臺灣文獻叢刊第 7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鷺巢敦哉（著）、曾玉昆（譯）

2000 《日治時期南臺灣治安報告書》。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

Lagerwey, John（勞格文）

1987 *Taoist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and History*. New York: Macmillan.

Schipper, Kristofer（施舟人）

1975 *Le Fen-teng Rituel Taoiste* 《道教分燈科儀》。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 1981 〈都功の職能の關する二、三の考察〉・收於酒井忠夫主編・《道教の綜合的研究》・頁 252-290。  
東京：圖書刊行會。
- 1994 《The Taoist Body》。臺北：南天書局。

## Historical Overview of the Weng-family Genealogy and Ritual Lineage

Tsung-hui Hsieh

### ABSTRACT

Most of the research on the Lingbao ritual lineages of Zhengyi Daoism focused on the practices prevalent in or related to the Tainan area of Taiwan. There are very few studies on the old lineages dating back to the Qing dynasty—especially those of the Nanlu Fengshan Xian area. My field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most ritual lineages in the Nanlu area trace their teachings back to, or otherwise are connected to, a Weng-family lineage. (The Weng lineage headquarters, or tan, used to be in the Xiaogang region of Gaoxiong.) Moreover, these lineages have hand-copied manuscripts associated with the Weng ritual lineage dating back to the Yongzheng and Qianlong periods, as identified by colophons, seal impressions, or the tan name. Additional research finally turned up a descendent of the Weng family who provided me with a “Weng-family Genealogy” and 116 manuscripts dated between early Qing and 1945. Fifty of these are possessed by Weng family members, 39 are in other known hands, and 27 are from unidentified copyists. The earliest of these manuscripts was copied in 1724 and is signed by Weng Dingjiang; while the latest was copied by Wang Kuiben (1909-1956) in 1940. This corpus of valuable material documents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Taiwan’s Lingbao lineages of Zhengyi Daoism in the Nanlu area over the last 300 years and cries out for more research and contextu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aiwan’s history. I hope, to the extent possible, to reconstruct the 300-year history of the Lingbao lineages of Zhengyi Daoism in Nanlu and to contribute new insights into the history of Daoism in Taiwan.

**Keywords:** Daoism, Fengshan Xian, The Daren Temple, Zhengyi Daoism, School of Zhenyi, Lingbao lineages